

2022

22



奏議卷一

三韓趙廷臣君鄰氏著

貴州應設經制疏



竊惟貴州一省以言其形勢設於萬山之中除大路
外凡岐途之深箐密林奇山怪石不可勝紀甚有懸
崖攀空穿洞渡水爲猿鳥所不經者其地理之險峻
莫險峻於此以言其族類居於百蠻之內除漢民外
凡九種之紅黑生苗猺佬仲家不可盡數日以刀弩
相習鬪殺成風爲禮義所難馴者其人情之鴛鴦莫

鴛鴦於此昔日設府縣以爲堂奧卽設衛所以爲藩
籬設戰兵以爲徵調卽設守兵以爲哨防黔當初關
先該經略輔臣於隨征官兵內分布貴陽安順安南
平越以及偏鎮思石各處擇其最要緊者約略分防
此已粗定其規模矣然規模初定而分途之要害不
止一處邊隘之防範不止一方客兵之駐足搖搖未
定念妻子則牽心於內顧重遷移復興戀於安土不
惟暫駐之兵與久處之民痛癢不關且歷彼汎守懸
眸更調苗穴險易奸宄出沒必難週知此今日之經

制不可不蚤定也如貴陽爲一省首郡舊設總兵一
員統領官兵四千八百名撫標官兵一千名今查有
撫標官兵二千名提標官兵三千三百餘名又應設
貴陽城守叅將一員官兵一千名應設分守貴寧道
標中軍守備一員官兵一百名貴陽所屬六廣在省
城西北一百二十里西臨大河河以西卽水西也舊
設叅將一員額兵二百六十名今照 欽頒六廣叅
將關防一顆仍設叅將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
制兵三百名貴陽所屬敷勇衛在省城西北六十里

去六廣六十里舊設叅將一員額兵二百七十名今
敷勇西北既有六廣叅將東南又有省城重兵不必
復設叅將應於貴州提標官兵內撥千總一員領兵
二百名分駐該衛貴陽所屬息烽所在省城之北一
百里去四川遵義府一百六十里舊設叅將一員額
兵三百餘名今若仍設叅將必又添兵增餉應於貴
州提標官兵內撥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領兵叅
百名分駐該所貴陽所屬開州在省城東北一百二
十里去遵義一百五十里舊設長寧守備一員額兵

三百餘名今若仍設守備必又添兵增餉應於貴州
撫標官兵內撥守備一員千總一員領兵二百名分
駐該州貴陽所屬巴香營在省城之東一百二十里
舊設巴香守備一員額兵三百名今若仍設守備必
又添兵增餉應於提標官兵內撥千把總各一員領
兵一百名分駐該營貴陽所屬定番州在省城西南
九十里舊設定廣守備一員額兵五百名今若仍設
守備必又添兵增餉應於提標官兵內撥遊擊一員
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領兵五百名分駐該州貴陽所

屬平伐司在省城東南一百里舊設平伐司守備一員領兵三百名今遵照 欽頒條記仍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三百名崑駐該司至於貴陽大路以東之龍里以西之威清皆離省城六十里官商餉項從此經過應於提標官兵內撥守備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駐龍里又撥守備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駐威清非惟道路有磐石之安而聯絡省會赫濯苗蠻居重馭輕之勢成矣貴陽一府之分布如此如安順府爲貴州上游離省城二百里南鄰廣西泗

城西鄰水西郎岱前經略輔臣題以祁陽鎮總兵陳德官兵三千員名今臣與撫臣擬改爲安順鎮又擬以督標官兵三千員名內除一千員名隨臣調度往回滇黔留二千員名並應設分巡威清道標中軍守備一員官兵一百名同駐府城如西北之三岔河離府城五十里舊設副將一員額兵一千名今照 欽頒三岔副將關防一顆仍應設副將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三百名如東北之鎮西衛離府城一百三十里與水西犬牙相錯舊設遊擊一員額兵

三百一十名今照 欽頒鎮西遊擊關防一顆仍應
設遊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三百名府
南七十里爲壩陽舊設守備一員額兵三百六十名
今不必仍設應於安順鎮標官兵內撥守備一員把
總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防壩陽府東八十里爲平壩
衛西五十里爲安莊衛路衝近苗應於安順鎮標官
兵內撥守備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駐平壩衛督標官
兵內撥守備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駐安莊衛安莊西
南四十里之關嶺關嶺西南四十里之頂站雖萬山

重疊苗蠻環居亦不必另議經制應於安順督鎮官
兵內各撥守備一員各領兵三百名分駐兩地頂站
西南三十里盤江河所稱鐵索橋者深澗高崖舊設
遊擊一員額兵三千名分防普安安南安莊三衛前
經略輔臣酌其險隘以湖廣洞庭水師營都司僉書
王官題補本營員缺設兵八百名已經部覆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盤江西南三十里安南衛南接馬乃
泗城北抵郎岱募役等土司東鄰長牛毛口仲賊西
與水西接壤查舊設官兵卽在盤江遊擊官兵之內

今仍照舊例撥盤江遊擊官兵內守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領兵五百名駐防安南但安南重地啣黔之尾扼滇之吭若止撥盤江五百之兵未免力單擬設協守副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兵八百名安南西南八十里新興站萬山苗穴之中應於新設安南副將官兵內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防新興西南七十里普安州普安西南六十里亦資孔普安所轄十二營長如馬乃樓下之負固稱亂亦資孔爲滇黔咽喉如官商

餉損之晝夜不絕兩站必須防兵分守今照 欽頒條記一顆仍應設普安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五百名以三百名駐普安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領兵二百名駐亦資孔普安東二百里之安籠所東抵廣西八坎阿能南抵黃草壩馬別河西抵安南北抵扁牙四面環苗查舊制亦於盤江官兵內撥防今滇中餘孽未滅防堵奔潰尤爲切要 臣與撫臣擬將安籠設遊擊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五百名旣爲安順之犄角又爲滇

黔之門戶而新城安南二所亦可兼制無虞矣又如
永寧赤水畢節烏撒四衛在省城之西北雖係貴陽
府所屬遠隔六七百里上接滇雲下連四川左隣水
西鎮西北肇等土司右隣烏蒙東川鎮雄數土府查
舊設永赤叅將一員額兵八百名駐劄永寧衛又舊
設迤西守備一員額兵三百名駐劄烏撒衛分防赤
水畢節二衛今永寧衛與四川宣慰司同城相連四
川旣設永寧鎮官兵黔省不必再設惟烏撒衛仍照
舊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經制兵三百名至赤水衛
貴設兵八百名部覆奉

已經經略輔臣題補湖廣寶慶城守都司僉書郎啓
旨俞允欽遵在案若夫畢節衛迫近水西更不可無兵
臣與撫臣擬將赤水遊擊改爲畢赤遊擊設經制兵
八百名內將五百名同應設畢節道標中軍守備一
員官兵一百名駐劄畢節餘兵三百名撥守備一員
千把總各一員分防赤水四衛旣定非惟貴陽無鞭
長之憂而安順亦有輔車之倚矣安順一府及貴陽
各衛之分布如此又如平越府爲貴陽下游離省城

奏請
卷一
七
一百八十里上三十里黃絲又三十里新添下三十里楊老又三十里清平中枕都勻麻哈逐寸逐節皆苗洞苗窟查舊設興黃叅將一員新添守備一員各有額兵分防前經略輔臣請將經略後標官兵內改調一千員名設平越叅將一員專駐府城又於後標官兵內撥四百餘名遵照 欽頒新添守備條記設守備一員分駐新添業經奉

旨欽遵在案今臣與撫臣仍擬新添衛設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五百名擬改平越叅將爲

副將一員於原題一千名之外增兵二百名分爲左右二營設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六員并設分守新鎮道標中軍守備一員官兵一百名同駐府城平越西南黃絲東南楊老查舊設勻哈守備一員額兵三百名今亦不必另設應於平越副將官兵內撥千把總各一員領兵二百名分防楊老又於平越副將官兵內撥千總一員領兵二百名分防黃絲清平衛道近香爐山餉扛經過深爲可慮連年苗蠻不敢出犯者以清平六十里之南有投誠副將武邦賢率領

隣近軍民日夜防禦近聞田荒人散邦賢不能獨力
支持今若將武邦賢照投誠原授職銜管副將事及
投誠新授都司僉書黃秉忠管守備事設千總一員
把總一員經制兵三百名駐劄凱里駕輕就熟必能
收効如清平衛之重安江路當孔道另擬守備一員
千總一員把總二員經制兵三百名駐防清平而重
安江亦可兼顧矣又府北一百三十里滑潭縣路通
川東實平越之外藩也臣與撫臣擬設遊擊一員中
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兵八百名又

府東之偏橋衛屬楚跨黔上六十里興隆衛下六十
里鎮遠府東抵臻峒九股苗巢南抵凱里重安苗寨
逼近兩江黑苗臣與撫臣擬設興備叅將一員中軍
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兵八百名內撥
守備一員千總一員領兵三百名分防興隆餘兵五
百名仍以叅將統轄專駐偏橋如是則遠近星聯內
外碁布平越一府及各衛之分布又如此如都勻府
居苗蠻土司之中東連草塘西近泗城南接南丹北
連平伐近日土司更稱猖獗非有重兵何以控制舊

設勻哈守備雖駐楊老實資兼防今楊老不設守備
臣與撫臣擬將都勻設叅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
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官兵一千名并設分巡都清
道標中軍守備一員官兵一百名同城協防至都勻
西南一百里之獨山州北五十里之麻哈州彈丸孤
城四面苗狡應於叅將官兵內撥守備一員千把總
各一員領兵二百名分防獨山又應於叅將官兵內
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領兵一百名分防麻哈鎮遠
府爲黔楚接壤面水背山東通邛水土司南抵施秉

巴團西隣路瀨北抵省溪一線咽喉四通要路案照
經略輔臣先疏 題以湖廣沅州鎮總兵張鵬程親
統見在官兵二千員名赴平溪鎮遠駐防後疏又以
該鎮調赴雲南見兵五百名兵缺一千名俱留貴州
已經奉

旨
在案 臣與撫臣擬將該鎮改設鎮遠鎮設兵三千名
減去原 題兵缺五百名分爲中左右三營設中軍
遊擊一員兼管中營事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一員中
軍守備三員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卽於該鎮官兵

內撥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領兵二百名分駐府南六
十里之施秉縣至施秉縣之西涼傘營查舊設守備
一員今不必另設應於該鎮官兵內撥守備一員把
總一員領兵二百名分駐該營鎮遠東南三十里盤
山哨東四十里平蠻哨南一百二十里邛水司俱係
苗賊出劫要路仍於該鎮官兵內撥千把總各一員
領兵一百名分防盤山哨撥千總一員領兵一百名
分防平蠻哨撥守備一員把總一員領兵二百名分
防邛水司又鎮遠東八十里清浪衛清浪東五十里

平溪衛地雖楚轄路由黔關舊設清浪衛叅將一員
兼管平清偏鎮四衛今亦不必另設應於該鎮官兵
內撥遊擊各一員領兵各五百名分防平溪清浪如
是則處處有兵隘隘有將急則剿而緩則守惟我所
欲爲矣都勻鎮遠兩府之分布又如此銅仁府在楚
蜀黔三省邊界之中所屬一縣四土司前近溪江後
抵苗穴東通湖廣麻陽西隣四川西陽北通湖廣永
順南隣思州黃道查該府紅苗兇悍舊設銅仁叅將
一員額兵一千名又調各衛官軍六百名相與協防

明季萬曆年間苗勢日熾恐叅將兵單又將貴陽總兵半年駐劄銅仁半年駐劄省城往來交顧今貴陽已設提督思南鎮遠又有總兵臣與撫臣擬以叅將員缺改設副將一員中軍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經制兵一千名並設分巡思仁道標中軍守備一員官兵一百名同駐府城府之西北一百二十里平頭司舊設守備一員額兵二百名今亦不必另設應於銅仁副將官兵內撥千把總各一員領兵二百名分防該司銅仁既有副將鎮遠又有總兵如思州

府界在兩府之中城小地僻又無州縣所屬四土司卽或不軌可以聲援官兵不必另設矣銅仁思州兩府之分布又如此思南府東通四川酉陽司南抵石阡苗民司西隣四川彭水北抵四川江口所屬三縣三土司幅幘遼濶舊設思石守備一員初駐龍泉後改印江但今非昔比川東餘孽正熾戰守兼用之地也今經略左標提督新陞貴州提督李本深統全營官兵見駐該府經略輔臣疏請湖廣寶慶右路總兵王平官兵二千五百名移駐思南更換提督赴貴陽

業經奉

旨欽遵在案

臣

與撫臣擬將湖廣右路鎮改爲思南鎮

設兵三千員名分爲中左右三營設中軍遊擊一員
管中營事左右兩營設遊擊各一員中軍守備三員
千總六員把總十二員并設分守道標中軍守備一
員官兵一百名同駐府城府屬印江縣離城四十里
逼近川界婺川縣離城一百二十里接壤彭水應於
該鎮官兵內撥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
二員領兵五百名分防婺川又於該鎮官兵內撥守

備一員千把總各一員領兵五百名分防印江他如

石阡府攝乎思南之中黎平府遠在楚靖之外皆不

可以無兵石阡府雖屬一縣三土司而苗蠻乘虛劫

掠舊設思石守備兼制兩府今

臣

與撫臣擬專設石

阡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領兵四百名駐防

該府至所屬龍泉縣僅隔湄潭縣五十里湄潭官兵

可以兼顧不必再設惟府城東六十里路瀨站苗仲

要劫應於石阡官兵內撥千總一員領兵一百名防

守該站而鎮偏兩路之官道無虞矣黎平府離省千

有餘里止屬一縣十二土司舊有甯溪鐵爐鎮濤三堡官軍年久逃亡不能復集邇來土司招亡納叛如曹滴司楊奕如曾經偏沅撫臣會臣與貴州撫臣調兵剿除此未設防兵之明徵也臣與撫臣擬設黎平城守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二員領兵三百名駐防該府如是則防川者可以固黔守黔者可以通楚首尾相應而綱領並挈矣思南石阡黎平三府之分布又如此以上共擬經制官兵二萬九千五百名除已經題明留駐黔省見在官兵共二萬零三百名

今再擬增兵九千二百名查雲南除滿兵暨調防官兵尚設制兵七萬名貴州均係初闢欲得雲南無事必先貴州有備但增一兵必多添一兵之餉設一兵必求得一兵之用方今轉輸告匱臣等量地設兵有可兼攝而從減者亦有要緊不得不增者如所擬提督總兵副叅遊守經制官兵斟酌之後又復斟酌惟是通省道標官兵欲不設立不惟與各省經制不同而苗蠻叵測之地道臣出入保護勅印較腹裏省分更爲喫緊是以臣等謬擬而并及之皆謀始慮終

不敢輕易濫設者也除督撫以及各鎮并盤江赤水
遊擊俱已 題有隨營副叅遊守千把等官外今擬
復添三岔副將清平副將安南副將銅仁副將共四
員復添貴陽城守叅將六廣叅將興偏叅將都勻叅
將共四員復添鎮西遊擊安籠遊擊湄潭遊擊共三
員復添平伐司守備普安守備迤西守備黎平守備
石阡守備共五員道標中軍守備共七員隨營經制
守備共八員千總二十三員把總四十三員查經略
輔臣先當貴州初闢因經標與湖南各鎮官兵分防

不足凡關隘要害無人哨防潰逆出入無人稽考苗
蠻攻劫無人塘報於倉卒倥傯之際委有三岔署副
將趙彥功鎮西署遊擊強自行六廣署叅將解朝迤
西署守備許世勳盤江署遊擊姚有智敷勇署叅將
席應俊赤水署叅將冶秉忠清浪署叅將南容皆各
備馬匹各帶親丁自順治十六年正二三月起至今
十七年六月止苦歷地方一載有餘因經略輔臣未
經 題明故官無俸薪兵無餉銀雖輔臣念其勞苦
按月幫助量給口糧今輔臣已去接濟不繼 臣與貴

奏請
卷一
州撫臣欲撤回則無官可委無兵可撥今日撤其委
署明日便斷聲息是臣等明知地方需人而自決藩
籬也欲不撤回則官稱無俸兵稱無糧不仿經略輔
臣之例權宜幫助是臣等明知兵枵弁窘而膜視不
問也今查盤江員缺赤水員缺經略輔臣已經題
有湖廣水師營都司僉書王官寶慶城守都司僉書
郎起貴敷勇員缺臣等擬有六廣叅將制兵敷勇叅
將可以不設清浪叅將員缺臣等擬有鎮遠總兵分
防清浪叅將可以不設其先委之席應俊姚有智南
容治秉忠應否仍就本省改用與已經委署三岔副
將趙彥功委署鎮西遊擊強自行等取具履歷咨送
兵部應否仍舊委署或蒙實授或另更換臣俱不敢
擅便外惟是臣等謬擬經制如蒙睿鑒俞允缺員
甚多議請江楚河南撥發官兵補黔省經制則各省
皆有汎防移調非可易言請

旨聽候部選又慮地方遙遠陞調之官一時難到卽官
到無兵經制何日得定萬一地方疎防啓釁臣等罪
復何言今雖有提督總兵中帶有報部外委隨征副

奏請
卷一
恭遊守等官與先日跟隨經略輔臣開闢貴州俸深
著勞各官或有自備馬匹可充戰騎或有隨帶親丁
可補營制尤有以親戚招親戚以友儕招友儕可以
就近實營伍者臣等未奉

俞旨又不敢冒昧妄題此經制大槩與委署各弁緣
由暨缺額官兵數目設立營制難易臣謹會同貴州

撫臣合詞具題

銓選科甲推官疏

竊惟滇黔兩省收服雖已有年而時當初定事皆草
創錢穀需人清查刑名需人明允安降衆而招流移
必得實心任事體衆施惠之人撫漢蠻而綏邊服必
得能耐水土果毅有爲之士以及大路衝繁之吏支
應官兵則供億不缺計畫夫馬則應付不悞與夫奔
走不懼勞苦徵買務協輿情在在需官料理查滇黔
司道府州縣衛等官或取之辦事已試之才或取之
行間功勞之吏或查有能幹就近調補或因其投誠

照舊委用有經略輔臣已經具題實授者有臣與
撫臣前後委用酌量人地相宜見今候題補授者此
皆隨地可以試效凡賢者之當獎勵否者之宜糾叅
毋庸贅請惟是作興士氣振勵官常非藉才識明
敏文理通達者不可勝任而愉快是以理刑一官必
資科甲肅吏治而正人心端有賴耳滇黔遠在邊徼
漢土襍居弄兵喜鬪習以爲常且自逆據以來重殺
伐薄文風名教墜湮士習淪替未覩觀光之盛用賓
於王者久矣今雖設有學臣考較使多士講經論

史爭自濯磨以移易風俗必得各府由科甲出身推
官各就所屬地方加意培養至於官評尤爲切要今
日之殘黎聚散存亡今日之田土荒熟多寡皆係於
一方守令而推官甄別其中不特職司賢否且將來
棘闈大典勿俟遠聘他省若夫銓補應聽部臣陞
選臣曷敢輕議但部選間關萬里一時難以就道臣
愚以爲廣西湖南四川附近滇黔查有見任知縣教
職曾經科甲出身者叩懇

皇恩俯念遐方 勅部就近改陞推官嚴限赴任一可

以培養學校人文一可以甄別庶吏賢否其於吏治
人心兩有攸濟矣

懇借牛種佐耕作疏

竊惟國家賦出於民民出於土必土上之生不絕然
後兵食民天兩有攸賴耳先聖謂生之者衆爲之者
疾則財恒足矣子輿氏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
之家可以無饑矣此農事所宜亟亟也今雲南全省
既入版圖凡土司之跳梁餘孽之窟伏大兵所到立
可剷除惟是兵馬糧料爲今日第一緊要催辦糧料
總不外徵輸採買兩策然徵買必問之百姓百姓必
出之田土雲南不達江河不通舟楫贍兵養民皆取

給於此一塊土其不能望救於隣省也明矣不能望
救於隣省而本省田土所貴亟亟開墾者不待智者
而知也誠以荒一畝則少一畝之入開一畝則多一
畝之賦滇自渠逆潰奔人民逃散室廬殘毀窖內之
藏翻空已竭耕種之牛椎剝殆盡迨三路大兵齊抵
省城一時士民驚魂靡定但務目前之生不遑日後
之慮始也二麥無收春農絕望繼也孟夏已半秋種
未播以至今春米價日增官私兩窮上下狼狽臣所
爲痛心疾首晝則忘食夜則忘寢憂惕而靡寧今以

十口之家衣食僅足一旦頓增五口必不能贍若不
顧困中之粟所餘幾何則食多生寡將何以爲常繼
乎縱部撥餉折源源不斷若室中之藏已空雖有輝
煌之金珠不可以當朽陳之菽粟也臣自順治拾陸
年拾貳月拾陸日始歷滇南至順治拾柒年正月初
五日轉至曲靖四顧郊原膏腴田畝率多拋荒臣問
田之荒蕪始於何時據各地方官暨里甲百姓備道
順治拾陸年春夏時蒙經略院部量借牛種稍增開
墾其猶有遺失耕牛未領牛種者猶有驚懼逃竄不

敢栽插者迨地方平定民歸舊業室無顆粒囊無錙
銖兼目前米價高貴求升合糊口以延旦夕之命且
恐不能何暇置買耕牛以興東作乎諺云春不下種
秋無收成今無牛無種之民有田而不能耕非逃徙
他方必挺而走險豈肯坐守於無可奈何之地自待
其斃耶臣愚以爲上年栽插稀少每倍價數兩買米
壹石計每年多費

朝廷金錢不止數十萬兩若量借牛種行令各該有司
除將已成熟田不計外其餘久荒近荒不拘僑寓土

著之民無論有主無主之田任其開墾該管有司悉
心清查或三戶五戶領牛一隻該價若干領種一石
該價若干取具連名甘結責令彼此公領速於邊遠
土司地方兵馬未到處所上緊分買乘時興作如是
則開墾多開墾多則糧穀廣糧穀廣則價值平米價
一平如每石較輕價一二兩以一萬石較之可輕價
一二萬兩以十萬石較之可輕價一二十萬兩順治
拾陸年栽插雖少猶有賊遺糧米接濟大半今倉廩
已竭所恃者惟有春望夏熟夏望秋成而已臣身在

邊疆不敢不蚤爲籌畫查雲南有鹽稅鼓鑄兩項可
以酌量通融借給總之春借秋還仍補本年兵餉時
值春初終歲仰望在於此時且三軍之命脉百姓之
飽餒皆於此有關焉臣若候臣勅部議覆奉
旨方行借給雲南離天萬里往回程途必須數月失
此不圖後將無及矣

請寬雲南鄉試疏

竊惟賢才之生原不擇地故國家取士不棄遐荒滇
南僻處天末久罹焚坑絃誦易爲呻吟毛錐視同草
芥不復知有青雲事業矣自臣禁旅底定漸啓文明
我

皇上雅意作人聿興曠典於以闢薪槲廣教化收人
心作士氣甚盛典也今順治十七年庚子各省例
應鄉試惟雲南一省大兵雲集先該撫臣林會
臣具題爲滇士觀光念切科場諸務未備仰祈

睿恩俯准改期以光 大典事一疏在案今復閱邸報
該戶部尚書臣王 具題爲首闕賓興以廣文教

事一疏臣捧讀之餘計臣總爲全滇士子陷溺多年
文教久湮今當首闕之初亟宜依期鄉試用收掄才
之效然臣有所請者今之滇非昔之滇也自渠逆橫
噬以來所在田園荒蕪人民逃亡臣始行巡歷備悉
情形民旣顛連士猶狼狽居無障席面有鰲垢祇聞
啼饑而號寒未見敦詩而說禮矧大兵屯駐糧餉浩
繁外省之協解不繼本省之徵納難資採買艱窘慮

有脫巾之虞籌措拮据苦無點金之法臣因思兵戎
之與賓興一時難以並舉查舊日貢院昔爲僞逆改
造府第今則漸屬坵墟剏建修葺必需時日况科試
必先科考預定優劣未可倉卒濫收其考官衡文亦
必科甲出身始堪較閱今新補學臣李光座屢催尚
未到滇又本地推知各官率多貢士恐經術未盡淹
貫難必其衡鑒之不爽耳且科場諸物未備依時舉
行促難就事抑臣更有奏聽者滇省米價斗米值
銀二兩五六錢不等薪蔬茶鹽件件騰貴應試士子

皆從兩迤地方跋涉而來遠者千餘里近者數百里
兵燹之後體無完衣嗟彼貧生行囊瀟灑計其途費
已不貲迨至終場又須旬餘當茲粒米如珠安能盡
挾厚貲逍遙坐食以幾俸於不可知之一第乎臣所
以鯁鯁爲貧士慮者惟恐以賓興之盛典而致饑
餒之愁嘆也但滇省首闢文教宜先夫山林隱逸從
征異途尚煩勞博蒐採况此書升大典顧反廢置
不行又何以彰異數之恩慰遠人之望哉臣愚議姑
俟今秋歲時頗豐錢糧稍裕於順治十八年辛丑補

順治十七年庚子鄉試則人才可造庶事可康旣不
廢賓興大典益以著我

皇上開闢遐方之新猷也

立法紀起解逃人疏

竊照大兵駐蹕滇南旗下逃人每每竄匿地方官凜
遵申嚴逃人之禁敢不嚴加盤詰嚴加緝獲今所獲
逃人一經起解沿途恣肆到一州縣衛所百般需索
供應飯食之外復索酒漿供應酒漿之外復索雞豚
此猶其小耳逃人恃旣犯之身無加科之律到處橫
逆手帶鐵杻逢人亂打頸繫鐵索遇人橫加入人室
家不分男婦內外行未半程輒欲坐卧鼾睡解役從
其志而不敢違地方官以言勸而不敢以法繩致大

奏請
卷一
路一帶百姓聞有逃人將至閉戶關門携男負女遠
竄山谷往來商旅聞有逃人將至匿跡潛踪斂貲藏
貨裹足不前查押解逃人一名例用解役二名逃人
日行一站日支食米一升如無應支食米責在挨站
有司逃人步行日久或疾病偶染或厥足用傷必量
撥站夫二名擡送如無站夫擡送責在挨站有司今
既日給食米又復擡送逃人藉口喜逸無病而稱有
病未傷而稱有傷任意逍遙有行一站住一二日不
起身有行兩三站住三四日不起身竊思雲貴去

京萬里不惟沿途耽延靡費糧糈何日方得歸旗志
淫思逞保無有他虞乎臣先至滇省嚴行各府州縣

衛所并各處土司遍緝逃人有則必獲獲則卽解押
解必由雲南以至貴州由貴州以至湖廣一線羊腸
區區衛所縣驛新集百姓多不過百十餘家少則止
有四五十家地方官招之惟恐不至聞逃人生事滋
擾未來之衆視若畏途已招之民又復逃散未墾之
田終成草萊已闢之士亦同荒區所關於國賦民
瘼非小臣由貴州先赴雲南今由雲南暫回貴州往

來道途日擊大路村屯先之誅茅爲屋者今復坵墟
矣先之舉耜成畝者今復荆榛矣詢其所以歸而復
去耕而復荒之故皆云起解逃人經過一次騷擾一
次小官不敢繩解役不敢禁所以室家不安雞犬靡
寧逃者仍逃荒者仍荒率由於此是今日議招明日
議墾舌敝耳聾僅得此數戶窮民逃人一過如鷹鷂
之逐鳥雀地方何日得辟聚也臣請自今以後押解
逃人叩懇

宸鑒勅部從長查議請頒嚴法但有已解逃人行至中
途遲延不肯前進與夫生事擾民者必隨在地方官
遵奉部議新法可以懲治俾逃人不敢犯再犯之法
旗下獲早收逃人之益兵民幸甚地方幸甚

米價日增協餉中斷極苦情形疏

臣於順治十七年二月初一日自曲靖府起行由雲

南省城前往寧州等處催辦糧草已經具疏 題報

臣經過馬龍易隆楊林板橋一帶地方目擊沿路窮民採芹挖蕨爭命須臾迎風負日了無生氣有死於道途溝澗者死於寺廟破屋者死於山路田野者死於傍溪曲徑者甚至有母食其女子棄其父者聞不忍聞見不忍見前奉

皇恩 頒發內帑十五萬兩順治十七年正月內准經

略院部咨開爲欽奉 上諭事查蒙 上發內帑銀十五萬兩內分派九萬兩賑濟雲南窮民發雲南布政司查收一聽貴部院選委廉能官員親行給散等因咨移到臣該臣看得奉發 帑銀賑濟窮民此

皇上特恩雖卽時分發卽時給散張口待哺之民引領翹望猶以爲遲今自順治十七年正月起至今二月初十日止協餉中斷留駐省城大兵馬匹應支糧料草束附近州縣週圍一二百里顆粒搜於採買骨髓竭於徵輸野無遺草倉無遺珠臣在省城未回曲靖

時每石市斗米價尚止一十八兩今未及一月騰至二十餘兩市廛斷糶窮民絕糴不得不遠從三四百里之外採買轉運雖遠處米價稍減而脚費倍多於價且馬匹需用浩大肩挑背負猶勺水救火此料穀之難也每草一束由水路運者約價四五分其不通水路而從陸路運者連食米計算費至一錢此草束之難也蒿目時艱憂惶莫措欲膠柱鼓瑟坐待數千里之協餉而後買補支放則兵枵馬倒事有不忍言者萬不得已將 上發賑濟銀內通融借支照依時

價分發增買俟後解協餉到日仍卽如數扣還補給
臣思

朝廷金錢貴在節省語云必不得已而去曰去兵今庚
祿尚在潢池猶弄是兵未可去也語云必不得已而
去曰去食今士饑必散馬饑必斃是食未可去也故
雖倍價不暇爲 國家惜財遠運不暇爲百姓避怨
時之所至勢之所迫無可如何況滿洲官兵與綠旗
官兵投誠官兵在在追呼在在不貲又豈僅大兵之
供應而已乎所有部撥各省協濟雲南順治十六年

分餉銀臣准經略閣部咨開未完甚多今將已完未
完各數目見在開造文冊不日另送查核俟冊移到
日按數分催外至於部撥順治十七年分雲南大兵
需用俸餉豆草應動江西省十六年分金花滴珠銀
一十五萬兩江南省十六年分金花銀二十萬兩兩
淮正雜課銀一十萬兩伏乞 軫念兵馬糧料盈縮
有關封疆安危 勅部崇差督催立限起解庶可以
濟緊急之軍需而救兵民之危困也

甲兵窮苦疏

竊惟雲南地方在昔承平之日田地比貴州原廣人民比貴州原多自罹寇患荼毒多年橫徵則賦加十倍厚稅則科及雞豚以及派餉抽兵散花斂布廣設偽莊濫興營造有中人家者一遭其派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被其占卽無用鋤之地此雲南元氣受傷非一日矣自蒙我

皇上迅發六師三路征討渠逆聞風宵遁所過都邑鄉村蔀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荒村僻塢之處曾無完

瓦少壯之民繫係而去老弱之衆驚竄而死及至大
兵入境零星孑遺扶傷帶創驚魂未定入深山者惟
恐不深避遠域者惟恐不遠米穀狼戾於道路田地
漸鞠爲茂草無復有室家之思耕種之望者則雲南
元氣受傷益甚然民雖困苦而軍需猶有苟幸者賊
之掎克聚斂蠶食未盡尚遺倉廩我師一到分兵而
食散馬而牧因糧於敵隨在可以湊濟至順治十六
年十月起倉廩已竭顆糧束芻非取給於徵輸則計
及於採買採買艱難徵輸有限不得已移兵曲靖寧
米三斗又蒙

皇恩外加家口米三斗亦可少免庚癸之呼惟滿洲甲
兵每名每月止領倉斗米二斗五升其隨帶苦獨力
間有逃走病歿者又隨時開除凡牽馬需人挑水需
人鋤草需人或有從賊營得獲小子餘丁以爲養馬
炊爨之用者按名月米之外毫無增加何以供贍分
一人之食而充數人之口固理勢之所不能卽每兵

每月領餉二兩僅足買柴五六担茶鹽蔬醬無所資
靴帽衣履無所資所領之米既不足供所食之人所
得之銀又不足敷一月之用臣每深念及此中夜恐
惕而靡敢寧因思禁旅爲

朝廷根本萬里征戍而使之不得一飽煖似非所以鼓
戰愾也臣身在封疆目擊征兵之苦若緘默不言是
負

皇恩而自溺厥職也臣謹據實具題應否於正支糧
餉之外暫於出兵之日量爲增加伏乞睿鑒施行

由黔達滇之苦驛疏

竊惟驛遞之苦各省皆同惟貴州獨甚查貴陽大路
二十站先該經略輔臣與臣具題請動兵餉每
驛買馬五十匹分發各驛應差今未及一年報倒斃
者去其半報瘡病者去其半又由貴陽至滇省接界
人夫稀少扛擡不繼臣自順治拾柒年肆月初七日
自曲靖前回貴州日擊沿途夫逃馬死夫逃處處揭
示招徠撫綏雖切而招徠多無所應馬死站站責成
賠補立法愈嚴而追賠益無所出豈盡爲民刁官罷

然所以致此之由臣請而畢其說查貴陽以西如安莊至關嶺一站除無名坡嶺不計外其中歷有名之白水橋雞公背以至關嶺皆由卑陟高勢若登天由關嶺至頂站一站除無名坡嶺不計外其中歷有名之安龍箐象鼻嶺以至頂站皆山徑谿澗盤旋崎嶇由頂站至安南衛一站除無名坡嶺不計外其中歷有名之黃土坡鐵索橋以至安南皆由高入澗復又由澗登高由安南至新興所一站除無名坡嶺不計外其中歷有名之納伽坡江西坡以至新興皆崇巔

穿雲峻壁絕頂由新興至普安一站除無名坡嶺不計外其中歷有名之鸚鵡嘴軟橋哨以至普安皆半走山褊俯臨深澗由普安至亦資孔一站除無名坡嶺不計外其中歷有名之雲南坡俄郎舖皆一望孤高目視心驚此七站者官處深山民皆穴居中間一線漢民兩傍盡是苗窟扛檯之人輕則肩穿足破重則勞傷疲斃且渴則無泉可解暑則不擇水而飲因飲得病驟遇險峻失足墜軀時值雨水跌落崖坡者以至餉損懸關半塗押餉差官欲急趨前進則後餉

不能齊行欲坐守中途則衆夫不能忍餓等待此損夫之苦如此而驛馬復甚查每驛先設馬伍十匹初則攙釘脚盪調劑水草動用醫藥官知賠累之有責成愛養馬匹如借自己性命一般但差繁路險前差將去後差復至甚至有前差未去後差又至一馬數差壯者瘦瘦者病病而有不斃者十無二三况追風逐電之差上坡下坡下嶺鞭策馳驅惟恐不速又誰憐其馬力之不進也是以各驛倒斃馬匹多非急症皆勞傷所至勿足爲怪切思夫苦如此若不量增幫夫合

力分勞究竟因累悞公萬一餉槓中斷大爲可虞固知尚寬緩者事不濟急軍需者民必苦然民苦終無濟於軍需安能拘泥前法而不變通以行之查每餉一鞘每站僱扛夫二名每夫一名給僱價二錢已經經略輔臣於順治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題爲遐方民苗殘苦已極滿漢征兵餉鞘用夫甚多等事一疏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思每餉一鞘用夫二名每名一站准給僱價二錢

皇恩出於格外臣何敢復有瀆請惟是沿途餉槓往往

中丞耽閣臣先以爲督押不前及臣目擊一路擡餉人夫咸以高山峻嶺腹饑力單之故每每行至中途間有力倦足傷病仆道傍不能前驅因使一起餉鞘不能同時齊到臣愚以爲每餉一鞘先用夫二名今擬改添夫參名夫雖加增一名仍以原定二名僱價令三名均分惟每夫一名必得量給食米半升應給食米不敢請動別項卽於本省額徵成熟秋糧項下通融支給庶夫有幫而民不疲民不疲而餉不悞斯所以速軍需耳至若驛馬查貴州通省驛遞皆係山

坡苦路除貴陽以東如新貴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偏橋鎮遠清浪平溪暨貴陽以西如威清平垣普定每站除前五匹外必得再添馬二十匹其由安莊以至亦資孔七站途路更險每站必得再添馬三十匹使彼勞此逸輪流更換猶可以救倒斃而甦疲困也臣查貴州撫臣卞三元於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題爲恭陳驛馬疲斃等事一疏今閱邸報部覆查廣東福建兩省驛冊俱有存剩貯庫銀兩應請勅下廣東福建各該巡撫確查所屬各驛節年

存剩貯庫銀兩數目具題下部以便酌議撥濟可也
奉

旨依議行欽遵在案臣等自應聽候查明撥濟無如黔
驛需馬刻不容緩其各驛先設馬五十匹見今倒斃
過半不敢不逐站買補至應添二十站馬匹約共四
百七十餘匹急需價銀添買若候部臣查明廣東福
建存剩驛銀請

旨撥濟時勢不能久待臣謹冒昧先請合無臣允借兵
餉照數添買分發濟急俟部議撥發廣東福建緩驛

存剩錢糧到日統爲照數補還借餉至於添馬必加
草料等項必增人夫工食總在順治十七年馬館秋
糧內通長支給年終報銷臣高日時艱惟恐夫斷馬
斃違悞軍需遲悞軍機不得不據實臣題請

塞貪源蘇民困疏

竊照黔省開闢三年滇省開闢兩年民日益蹙地日益
益敝臣受兩省軍民之責晝夜刺心撫綏徒切而補
救無術臣罪固不敢辭查臣前任巡撫貴州時於順
治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題為黔疆雖開時艱堪憂
一疏內有請

旨通行必不擾一無辜之民必不派一得已之差必不
取一紙贖之罪已經題明在案反覆思維非拔本塞
源吏治必難大創民生必難漸復今兩省戶口半死

於湯火半死於饑饉半死於流離其間子遺殘喘朝
不及暮者在在皆然可充版籍而承差徭者十無三
四而奸民之健黠官役之酷詐每從獄訟而生或藉
鼠牙雀角而訐告盈庭或因夙怨舊仇而報復滿紙
或有戶婚田土而爭鬪求勝署員蠹役處無何有之
鄉錢糧不能侵那俸薪尚無指望見稍有衣食稍能
朝夕之家爲人訐訟必且視爲奇貨援引 新律問
擬罪贖藉 國家之律令潤自己之囊橐敲朴之下
何求不遂嗟此窮民其間稍有衣食稍能朝夕有幾

何家卽愛惜之保護之猶恐疾病夭扎死亡而不可
必者乃朘削之若此乎 臣非不知刑罰爲律設之大
法懲創乃教化之大權但滇黔兩省寇賊蹂躪年月
旣深軍興轉輸絡繹無已奇荒大旱連年頻仍米珠
薪桂終歲如故曩者廣西荷蒙 恩例邀三年之蠲
徵湖南邀一年之寬豁卽貴州亦免一年未完之糧
賦惟滇省遠在天末軍需草料本色條徵皆出此一
塊窮土採買徵輸肩挑負運皆出此幾個窮民內無
舟車可通外無隣粟可移因滿漢雲集仰屋而食勢

固不得不出於此徵輸既不能寬力役復不能免而
凡可禁絕官吏之貪以培養殘黎之命者無如獄訟
一途夫獄訟罪贖最爲官吏奸慝之藪一分報部數
分入囊又爲風俗刁惡之漸臣謬擬兩省初闢未久
民困獨深請

旨嚴飭一切罪贖暫行停止則官吏知聽訟之無益於
已雖甚貪殘無從入手勢必盡心於廉能刁民知健
訟之無損於人雖甚狂逞無有生涯勢必專力於耕
樵風化漸敦元氣漸復官箴漸謹未必不由此也除

大貪大蠹強盜人命十惡等重情仍按律究擬外凡
間閭戶婚田土口角鬪毆止據曲直當堂剖斷的決
逐出免供一切大小罪贖盡行禁革俟三五年民物
殷阜徐爲再議將見訟不禁而自息貪不懲而自廉
殘黎庶幾其有瘳矣

條奏滇黔切要八款疏

順治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准吏部咨開云云到臣該

臣看得地方利病民生休戚臣身膺重寄分應隨時

入告今接准部咨奉

旨條奏臣敢不盡心計畫據實敷陳惟是地方應興應

革如懲貪剔蠹戢奸除暴禁雜派而急軍需慎刑名

而清獄治凡害所當除利所當興臣黽勉力行不敢

瀆陳其事關國計民生有經在廷諸臣所已言

者臣俱不敢復贅除行令兩省布按各司道廣諮博

奏請
卷一
採俟條議到日另疏彙 奏外 臣謹將有關滇黔切要者敬抒八款爲我

皇上陳之

一投誠之鼓舞宜急也爲照滇黔數年以來投誠武職自侯伯總兵以至副叅遊守指不勝屈查其原籍多係秦楚晉豫等處人氏先年身入蠻烟瘴霧之鄉或非得已今日向化來歸我

皇上予以職銜給以俸餉已推心而置之腹矣但歷年絕域誰無富貴故鄉之思延頸陞遷誰無觀 光中

州之願倘邀

皇恩破格循以邊俸漸轉內地俾音問通父母之邦耳目習文德之化將見投誠各員邀 恩殊常報効恐後且傳之遠邇誦我

皇上待新人之 恩無異於舊人其觀感而興起爲善者匪淺鮮矣

一開荒之捷效宜收也爲照軍興浩繁司農告匱議去兵而邊戍難撤議裁員而節縮有限卽納粟勸義一歲之中曾有幾人從來兵餉不外民賦民賦出自

田畝開荒蕪闢草萊誠今日急務究竟真荒未必開而報開者未必荒其故何也如滇黔兩省先爲偽政科歛富者畏差徭之重賄賂貧緣隱熟作荒貧者無終歲之入甘心棄擲等於石田我

皇上開闢以來有司據原報荒熟田冊除荒徵熟切恐隱者仍遂其隱荒者日任其荒臣請自順治十八年起下令府州縣衛將有主無主荒田備造清冊如民間現種熟田十畝或七八畝者令開墾一畝見種熟田二十畝或十餘畝者令開墾二畝至能種熟田百

畝數百畝者皆據見種之數如前開墾給以照票永爲已業如是則無主荒田希圖以爲已產者不勸而自闢又有主隱匿者恐一旦撥屬他人計必自報開墾自首起科旣革隱熟作荒之弊更甦包荒偏苦之民推及各省舉而行之日積月累未必無補 國計也

一驛遞之窮變宜通也爲照滇黔初闢大路設驛悉照中州之例馬歸官喂夫從官僱原爲甦民困而速郵傳也但滇黔與中州略有不同山路艱險一站當

中州之兩站馬匹不耐勞苦其不同一也晝夜軍機前差未去後差踵至有一差至數十騎者馬不足數繼以人代其不同二也料豆難得地無肥草烟癘瘴毒一病不起其不同三也僱募喂馬之人皆窮鄉愚民不習水草饑飽不知勞逸病症視公家之馬痛癢不關倒斃相繼委署窮員力不能賠勢必購補旋補旋倒錢糧有限谿壑難填其不同四也查兩省舊例內有土司走馬漢軍當夫今若查原係土人走馬者乃照舊制一切驛遞之費俱付土人土人旣領官馬

知所責成時加草料適其勞佚與已馬自無二視且土人之家素多蓄馬或遇差繁固可通融措辦卽或馬憊亦可更替休息如是則漢軍無代馬之苦而專力以應夫差一意以輸糧草官馬無倒斃之憂而軍機不致遲悞 國賦少可節省一舉而數得矣如謂民養不合近例然事窮則當通變如謂土人或生怨咨然成例原非更張且使之知名分之尊習急公之義不致生其驕逸亦所以駕馭遠人也

一衝路之民困宜拯也爲照滇黔久罹寇患自 王

師討罪救民民雖已出湯火其有父母兄弟妻子離散者不可勝數又有廬舍坵墟烟竈床榻一無所有田疇荒蕪村落隴圃盡成草萊兼以連年靡室靡家有乞丐而逃散四方者有老弱不能動履而餓死溝壑者若夫偏僻不近大路之民與原居深山窮谷之衆有家可歸有田可耕猶可聊生獨是迤東如楊林嵩明等處迤西如永昌洱海等處淒涼凋殘之狀鄭圖難繪而又有肩運餉槓之苦兵馬往來之苦驛遞傳送之苦護解逃人之苦撤晝撤夜室無餘丁卽欲

舉趾謀生而悲慘無聊憂惶痛楚之聲鯨垢痿瘠之形傷心慘目不忍見聞若不稍加噢咻不惟目前差徭無人可應將來戶口從何生聚我

皇上特賑

內帑允借牛種復嚴貪蠹之禁火耗之革

臣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初一日復有懇免罪贖之請

凡可爲民延命者已無餘策切以衝路最苦之民尤當臣恩外加恩請於順治十七年徵收本省秋糧內通融量貸稻穀至十八年二三月借給各處衝路窮民爲春種之需姑俟秋成照數補倉令其乘時開

懇新荒許以次年辦賦久荒許以三年之後照例起科偏僻之地不得一槩同例庶幾殘喘稍甦人民漸聚於以復元氣而集休祥者端有賴矣

一兵丁之窮苦宜蘇也爲照滇黔調防兵丁自順治十五年隨征遠戍三年邊地蠻烟瘴雨甲冑縮爛袍帽朽壞帳房鞍鞞之類日損月破弓箭什物之用膠散筋裂今餘孽未靖土人不軌戰守正殷所謂養一兵必得一兵之用善事必先利器也若就本地置買較之內地價費數倍計兵丁所領月餉僅足油鹽蔬

菜之費此外尚需另措安有餘囊可以置辦除刀鎗器械可於本地取用者臣已行各地方官廣爲收買一以資我軍之用一以消外患之防至如弓箭布帛等項勢必取之外省臣謬請於順治十八年江楚協

餉內量動各營一兩月之餉將應用弓箭布帛行令各該鎮將選委的當差官赴各該布政司領銀公同地方官收買如由湖廣武昌僱船載至常德由常德僱船運至鎮遠鎮遠以上一聽其自備牛驢自僱長夫搬運到營分給兵丁較之雲貴價值可省數倍公

家無額外之費鎮將省設處之難而兵士一兩之買則有數兩之獲匪獨鼓舞軍心而器械精堅衣帽整齊亦足以佐戰愾也

一邊方之委署宜恤也爲照滇黔大小署官當此開闢得就委用雖出身不一才品不同而欲得一命爲進步者人皆此心貪賍壞法之輩糾叅固不容待其有二三奔命趨公與地方相宜者近奉 成命定以兩年署事方許實授此試可乃已慎重名器之至意也臣何敢冒昧再爲妄議查各衙門委署之後多

係週年半載詳其舉動方敢題報及至題報再署二年是前後三年矣署官不敢開俸值此米珠薪桂之地使衣食缺於家凍餒切於身非行同夷齊必不能固其節年日以深氣日以憊欲忍饑而饑不能忍欲養廉而廉不能養今旣委者群思控辭未委者視爲畏途似非所以鼓舞邊方人才耳臣謬請

皇上勅部酌議稍示寬 恩或以具題日月止定一年署職果否成效准與實授俾得早沾養廉之典以奮勵於功名之途此今日署官之苦狀有不容緘默者

也

一土司之處置宜周也爲照滇黔土司鴛鴦不法若以所轄各土司之民盡屬於土官必有弄兵起釁之患考明初之開滇黔也地方既定雲南有孟養之變元江之變武定緬甸之變貴州有香爐山之變夜郎貴筑之變總由官府隔遠刑賞不相及聲教不相通不知

朝廷紀綱法度故也今土官旣准襲替除滇省舊有流官仍舊補授外其未設處所查其里地之大小人民

之多寡酌設流官以兼治之集其人戶編成里甲或三里或四里仍於該管土目中擇其素爲衆所信服者分里管轄聽其以土俗自治其歲辦租稅之入爭訟不平之鳴俱屬之流官與土司同堂共理如此則土官不得獨擅其權而不敢放肆於爲惡土目各有人民之轄而不敢黨比以爲亂流官無簿書催科之擾

朝廷亦不必有增官養役之費惟土人以爲役土租以爲俸三年之內相安無事請

奏請 卷一
旨優擢亦所以示鼓舞而弭隱患也

一山澤之潰卒宜散也爲照滇黔兩省先當 王師
進取之始凡僞營僞衆有望風投誠有懷疑潰遁者
雖其中有收伍爲兵與解散回籍之不同而餘黨零
卒闖入土司實繁有徒然土司得一潰卒卽多一羽
翼收養各寨隱匿各家無事則剽竊爲生有事則附
和爲亂欲擒則官府不敢深入欲剿則師旅恐出無
名欲化誨則蠻鄉蠢類必不醒悟不擒不剿而不能
化誨日復一日久聚不散其爲地方隱憂實甚今乘

大兵駐節威聲震服

臣請

旨於各土司內遍示行查凡從前奔潰之衆責令逐一
清查備造花名細冊就近押赴該地方官驗明彙報
督撫願入伍者准收補經制不足之數願爲民者准
咨移該省督撫安插編入里甲其土目中有能首出
多至百名以上者量加獎賞倘仍暗藏如故卽藉兵
威治以容隱奸宄之罪如是則解散一奸卽除一奸
之隱害安插一民便增一民之版籍或亦保釐邊陲
之一策也

以上八款皆事切滇黔雖無補於國計民生臣就
職分所應行者冒昧愚陳統祈睿裁

往來滇黔隨騎馬匹日支本色疏

臣以駑駘謬膺兩省重任如臣身在貴州則雲南軍

需糧餉勢所關切身在雲南則貴州兵事民情時又

追呼臣自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由貴州前

赴雲南行次曲靖預備信郡王班師行糧事竣兼程

以至省城催辦駐省大兵糧草未幾滿漢大兵自元

江凱旋臣慮沿途缺乏兵糧馳赴呈貢晉寧一帶相

迎督催時大兵全駐雲南倉積不多民運不及臣卽

會商領兵諸臣分兵曲靖寧州通海江川各處就糧

臣赴曲靖料理方竣隨赴寧州寧州事竣復赴通海
通海事竣復赴江川江川事竣旋赴省城未幾復由
省城前回曲靖未經一月接貴州各處塘報暨撫臣
咨移各處土司弄兵不軌臣於順治十七年四月初
七日乘大兵馬匹放青時又兼程赴黔與貴州撫臣
安撫苗蠻會議 經制僅四十餘日時漸入秋臣恐
滿漢大兵一時出師隨於六月初八日復由貴州赴
曲靖由曲靖至雲南九十兩月內接貴州撫臣咨催
商確地方緊要事宜又日接各總兵及道府塘報馬

乃等進攻屯掠寨報無虛日臣移撫提二臣分發綠
旗官兵前赴馬乃征剿隨於十月二十七日由雲南
馳普安安南一帶相機調度行次安南分布官兵入
山方完而貴州司道連詳疾呼以分發貴州大兵缺
乏草束雖撫臣卞三元業已竭辦臣不得不戴星馳
赴黔省協理事方就緒屈指十日臣終不敢以馬乃
安枕又於十二月初三日自貴州貴陽起行至十一
日次安南十三日臣由山徑捷路親入馬乃相度逆
穴分布圍困指授方妥至十九日由馬乃出山二十

八日抵雲南省城屢經微臣題報在案今正在催

結 欽案間又據貴州司道報稱往雲南換班大兵

將抵沅州臣有供應軍需之責又將馳赴貴州是兩

年以來歷次奔馳役不得已且山高路長在在土苗

要隘處處克蠻巢穴 勅書關防令旗令牌關係重

大隨臣官兵馬匹不得不量帶二三百匹以為到處

防護彈壓之資但馬匹奔走長路登臨岸壁行萬峰

之頂饑渴勞頓若不日給草料必不能遠驅除臣自

備馬一百餘匹供長隨親丁吏書之外臣標三營兵

馬見奉 經制分防汛地輪流更調二百員名各騎

官馬自馬不等要皆窮日趨程淫雨烈日之時嚴霜

寒霧之下人困馬乏官兵所領馬乾無市可買不得

數升稻穀非鳴鞭而倒則半途而卧勢不得不與臣

自備之馬並支本色至駐扎地方勞極偃倦倒者購

補病者倩醫勢又不得不仍支本色甦恤前勞預養

後力以待不時之役臣查順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起往返滇黔支過沿途府州縣衛本色稻穀草

束與將來接支稻穀草束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伏念

雲貴兩省撫臣皆有閑甲壯丁隨帶馬匹俱蒙

皇恩准支本折料草際此軍興浩繁臣本不敢冒請俯

念微臣奔走實無休息馬匹料草勢所必需如臣標

隨從二百之馬每馬每日支稻穀四升草一束但以

行路之日爲止歸營仍支馬乾本折不敢重領如臣

自備馬一百匹不在營馬之內長騎無有更換合無

叩懇

皇恩俯准比照閑甲壯丁事例開支本折料草 允臣

年終奏銷俾臣馳驅有賴步步趨趨惟有感戴 天

恩於無旣而已

恩款無遺而只

題請貴州扛擡夫價疏

順治十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接閱邸報內開云云

該_臣看得餉扛由鎮遠至雲南平彝衛共計一十七站所歷州縣衛所率皆碎瓦頽垣荒榛斷梗猿巖虎屈鬼燐螢火居民寥寥多者二三十家少者一二十家半係數日不火疋羸餒瘠之形不忍目見又散居村落者多係苗種衣蘆食藿全非人類其可應夫役者十無一二經略輔臣慮外解之不能神輸而鬼運也是以每夫動價二錢之請奉有

俞旨欽遵在案臣復與撫臣僉議僻壤縣衛道理相連者每站派幫夫五六十名或三四十名年來倖可無悞計夫價到手鑿鑿分戩每夫止得一錢九分四五釐貴州米價騰貴終歲如故往回兩日食米三升去一錢零矣草鞋乾糧又去一錢零矣間如上年四五六月時斗米貴至數錢此二錢之價尚不足往返之食此上夫之苦也自隔屬來幫者或六七十里或百餘里裹糧應役損未到肩先走兩三日路程費飯米草鞋矣甚有損羈未到署官恐臨期有悞先傳守候往

返一次幾至六七日此二錢之價尚不足供寄火之費此幫夫之苦也又有里甲應出之夫苦於無人遇有販夫餘丁百計俛僱僱者之情愈急受僱者之慾愈奢每站除官給二錢外本人賠湊四五錢不等往返飯食不待言而去者之妻子田畝尚責贖於其家此倩夫之苦也至於父戴子負弟先兄後家無剩留之丁人無不破之肩有散而逃者有憊而死者有饑渴失宜而病倒於半途者有力軟足疲而墜跌於溝塹者不能枚舉順治十七年春夏時餉羈站上遂至

三四日五六日不得起行每逢損到署官奔走於雨
雪解員守候於荒郊有生死與俱之勢臣於十七年
五月內具有由黔達滇之苦驛一疏擬以每損如夫
一名仍以原定二名僱價令三名均分每夫量加食
米半升已經 題明奉

旨俞允在案今部臣以地方開闢既久兵餉匱乏難以
再依額外之費臣接閱邸報手足張惶神魂莫措伏
思撥解協餉乃萬民膏血三軍命脉豈不知減一分
腳價即多一分軍需况錢糧艱難 廟堂日夕籌畫

計臣夙夜區處臣既不能生財又安敢濫費無如時
勢不同貴州一省民屯錢糧除本色外查十府九州
十四縣二十衛所除荒無徵外通共止有成熟科徵
條編馬館丁差等銀四萬六百一十四兩零合貴州
一省之錢糧不足當江楚一縣之條編錢糧少則人
丁可知人丁少則夫役可知歷一州歷一縣名雖州
縣里無幾室室無幾人且民少苗多又熟苗少而生
苗多運草束運徵輸運採買又復分之以扛擡今所
借以責備站官勸諭窮民全賴此二錢之價在站官

則持以示父老動之以名分勸之以恩義尚有驅之
不前相與逃避而不能禁者卽臣上下滇黔亦嘗宣
諭僱價之給從無此例實念邊民之苦

皇上格外

恩准雖米珠薪桂亦當家喻戶曉樂事趨
公鄉民無知猶有擁集馬首呼天搶地泣告而不休
者若一旦去此僱價驅奄奄之衆應源源之差卽民
勞不敢惜民怨不敢避饑餓之夫內不能贍妻子外
不足充口腹縱使懼法強擡身弱力微勢必僵卧難
前奸猾之徒旣惡勞而愛逸復躲重以就輕雖令勉

承担運日逃月徙勢必有呼無應萬一數百萬遠餉
委積於道路數十萬甲兵脫巾於營壘事有不忍言
者雲南雖無僱價尚有差夫工食湖南卽無僱價或
有驛夫錢糧獨茲貴州一線羊腸昔當承平最稱窮
藪今值饑饉疾疫之後兵火流離之餘若不稍加培
養迨至民逃地荒臣等罪益難追加派有犯功令
苛役又妨撫綏措處無可措處設法無可設法伏乞
皇上如天鴻慈垂念遠疆俯照前例將順治十七年
已用僱價暨十八年見用僱價暫准開銷俟十九

年起在於本省條賦銀內量設工食責令軍民轉運
不敢再動餉銀庶目下緊急軍需不致遲悞兵民幸
甚臣等幸甚

邊兵缺乏軍器疏

竊以雲貴邊方一日不可無兵然設一兵必費一兵
之餉養一兵必期一兵之用禁虛冒汰老弱嚴步伐
勤修練封疆之臣所得而力行之獨是有兵不可無
器如綠旗官兵初入滇黔器械非不整齊盔甲非不
鮮明年深月久風雨淋漓血汗浸漬壞者去其半日
陟夜渡人困馬斃棄者去其半秦矢燕函南北異工
暗縮而不能錚腐爛而不能新暑多寒少燥濕異宜
筋散而不能聚膠裂而不能凝問之鎮將則相對攢

眉問之兵丁則環泣告苦至降衆新募強半爲執挺持竿之輩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

朝廷日費金錢若養兵而不得兵之用安在其盈千盈萬也臣有兵戎之責聽其營伍有人身手無器按籍季報徒爲紙上之勁旅循日放餉止供有名之素餐一旦地方有事驅之赴敵空拳搏虎是臣負

朝廷而悞封疆也若責兵丁自製則月領餉銀當此諸物騰貴茶鹽蔬薪布縷衣鞋尚且不足又安能令其輕饑寒而重鎧仗耶嚴之則逃寬之則弛營伍雖設

似非擺塘護餉之外無餘事兵額雖足豈僅唱名點閱之故套而已查兩省鎮將雖有捐資急公勉力收拾壯旌旗之色改干盾之觀臣巡歷所至傳檄漸諭亦以此爲殿最然終不能一兵備一兵之盛甲一營足一營之器械臣以爲士卒雖勇防患禦侮必不可使身無盛甲手無器械致豺豕輕視而生心所謂兵不貴多而貴精者此也除雲南製造盛甲砲械已經前疏條奏於商稅銀內具題動支外惟是貴州經制官兵盛甲器械勢所必需今錢糧艱難不敢上請公

帑窮兵困苦不敢過爲苛求卽鎮將之有力量者從戎萬里幫貧養勇助馬犒丁亦漸耗罄囊竭矣伏思貴州有川鹽之稅雖爲數無幾請

旨量加分毫積少成多每季查各營之缺乏軍器者給以製造計食鹽之家不過八口增之分毫未必羈民或以貴州地隘川鹽之稅有限查舊有鐵廠爲天地自然之利請

旨開採又或所增之稅零星不足臣閱邸報各省提督總兵有捐修助賑自數百兩至數十兩皆得紀錄獎

賞倘蒙 勅行各鎮自總兵以及副叅遊守有能於本營捐資製造器械若干盔甲若干照季點驗准依捐助之例子以紀錄則奮志功名之輩旣可收拾營伍又可邀例 優典必有黽勉而樂趣者如是則邊方有堅甲利兵緩則養銳急則觸鋒威聲遠播內可以固金湯外可以消邊釁矣至各營官兵缺乏軍器確數容臣逐一查明備造清冊按其缺乏添製完日彙冊報部查核臣從封疆起見謬陳通融之術應否可行統祈 睿裁定奪非臣所敢擅便也

馬乃改土設流疏

竊照馬乃土逆罪惡貫盈用彰天討雖渠魁就擒已快輿情而土俗不革終非長策按昔土司世襲使之愛爵土而重犯法意至深也爰及苗裔寵祿驕恣增雉堞淬鋒鏑而家有藏甲矣逞報復構讎怨而生殺惟命矣甚至強凌弱衆暴寡則征伐聽其自揣招亡命養死士陳兵出入焚戮人民抄掠屯堡而僭亂略無顧忌自祖宗而孫子孫子而雲仍踞富貴爲常有之物不知此中之尚有禮義尚有法度自土官

而土目自土目而土民昵長官爲永戴之主不知此
外之尚有守令尚有王章誨之不醒招之不來至
不得已而動兵尚敢逆我顏行稱戈相抗損生靈糜
糧餉又何樂乎予之土地而滋之蔓也夫通邑大都
世祿之族縉紳之裔入有傳家之訓出有師友之箴
相觀相摩猶有蕩閑踰檢多行不義者况生長於土
穴克頑成性鬪殺成風耳不聞律令目不覩文物有
不妄自尊大而放僻邪侈者哉臣歷觀往事驗之今
時切以流官之設請自馬乃始往者明時弘治年間

貴州九長官司以黑苗作亂討平之後改爲都勻一
府獨山麻哈二州清平一縣以流官土官兼治之迨
後播州之改爲遵義洪邊之改爲新貴田氏之改爲
思南水外之改爲開州鎮西皆昔之人有行之者矣
今日黔屬各土司保無有陰謀不軌如龍吉兆者乎
欲懲一以誡百必盡更其故轍然後可以潛消其隱
患臣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內督兵其地草木蒙茸
山徑阨塞自非設官分職大闢荆榛使文告往來熙
攘交錯則菁霧遮天白晝如夜異日仍成伏莽似非

所謂一勞永逸也又壞連水西郎岱長蛇封豕朋黨
比周今龍逆授首未免生其狐兔之疑旦夕引領必
希龍氏旁支續立其後以供若輩之臂指若不乘此
明正其罪之時改土設流移風變俗似非所以伐絕
黨援也臣於順治十七年十月內具有土司處置宜
周一欵正在候

旨裁奪今不早爲籌畫恐潛伏之餘孽尚懷觀望而驚
竄之遺黎無所依歸臣請就土城設立流官知縣一
員查其土地人民編成里甲相維相屬而以隸之流

官復於土目中擇其忠順爲衆所信服者分設土巡
檢仍准以世襲聽其土俗自治而節制於流官取土
租以爲俸擇土人以爲役一毫不取擾於別屬寓儆
戒於教化之中消克強於涵濡之內使之不爲非禮
不爲非義日滋月益習而安之必有薰陶漸染之効
至於糧稅須一年後流移漸復召募漸廣而後編入
賦書一同起科又俟三年後風俗漸移人心漸正立
之學校使沐浴於詩書如是則俗有不便革者有土
巡檢以導之自可因其俗而不拂其宜法有不可弛

者有流官知縣以治之自可規其正而漸更其習籍其民地爲

朝廷增一版圖易其俗尚爲地方減一內患一舉而兩得也抑臣尤有請者大勅之後急需收拾則流官知縣似不可不就近先委看得署普安知州劉巽隨軍征剿催辦糧草熟諳土情臣一面先委招撫倘蒙

皇上勅部如臣改土設流之請或卽准予署職改名普安縣俾可責成後効惟 國家張官置吏原係銓部職掌臣何敢謬爲瀆 請但新闢之地非宿耐勞

苦必有水土不服之患新設之官非人地相宜必有手絃不習之憂臣不敢不並爲題明請

旨裁定至若設立經制及里甲事宜容臣會同撫臣行貴州布按二司斟酌損益務期長久畫一恭候 命下另疏報 聞

黔省真切情形疏

竊惟初服之地衆志甫定非重兵無以戢姦慝非經費無以裕軍需非得民無以消內患查黔省已入版圖有貴陽平越鎮遠思南石阡思州都勻黎平銅仁九府未入版圖有安順一府普安等州及威清平壩安莊并畢烏永赤等衛其設有官兵駐劄者亦止貴陽平越清平興隆偏橋鎮遠一線大路耳如思南石阡接壤四川重夔逼鄰郝劉諸逆如石阡所屬之龍泉平越所屬之湄潭甕安餘慶諸縣及喇啞石萬溪

等寨或爲逋逆王光興王友進等之出沒或爲遊寇
楊光謙馮天裕等之巢穴或爲仲家羅大舜王三選
等之號召而貴陽之鎮西六廣敷勇等處又逼水西
素稱梗悍黎平都勻界連粵西與九股苗蠻雜居銅
仁思州繡錯楚疆爲鎮守土司交衝故有府城已開
而州縣尙阻聲教所委員缺未得到任者亦有已經
到任因無兵力駐防旋遭賊害者又有府城未開已
題員缺今仍隨營守候者此必俟地方全開方能一
一就緒但在在需防在在需兵雖經略輔臣見在調

遣官兵分途防剿奈隘險多而兵數少東撐則西危
前支則後單且進取滇南不無又有更調必亟設通
省經制官兵布置周密斯獲萬全此邊徼真切情形
有全黔封疆之責不敢不早請 上裁者一也貴

州通省額賦不及腹裏一中縣向皆仰協於楚蜀滇
粵賊踞以來止知蠶食一隅卽本地應徵銀兩盡改
糧米本色典籍淪於灰燼更張習爲成例前大兵征
進需糧緊急水不通舟山不通車人力挑負能濟幾
何經略輔臣燎毛救焚權照本色量徵亦僅能問之

大路幾戶居民二三純良軍屯耳今餘孽蜂起在害
者飢乏在田者蹂躪而淫雨繼月晚禾湮潦通盤打
算竟成畫餅至折色銀兩無分毫可望卽欲多方勸
輸百計催徵而初起之溝瘠朝吟夕呻救死扶創之
不暇又安能加捶楚於皮骨僅存之衆施催科於邑
里坵墟之鄉此必不得之數也本省民賦旣難驟得
則經費無所出糧餉無所出驛遞錢糧無所出官員
廩俸衙役工食無所出司道府廳州縣衛所束手無
策若不急請各省協濟應撥銀兩入手籌理將恐百

事廢弛雖賞一投誠土司爲衆司勸賞一就撫苗長
爲衆苗望亦力有所不能而事機多爲稽悞矣至於
應徵錢糧規則無案可查合無併請 勅下戶部先
將舊有貴州通省賦役全書頒發到 臣俾得漸次查
明修復用濟將來亦可少省部撥萬一也此錢糧真
切情形 臣有全黔稽核之責不敢不早請 上裁者
二也貴州山多田少苗衆民寡有可耕之力而無用
鋤之地有担石之儲卽遭剽掠之禍携妻襁子朝不
謀夕在成平之時已然逮寇亂多年橫徵暴斂斗糧

束芻盡供網取尺鐵寸縷悉登簿收民之不死不逃者一被搶於上年義王歸誠之後再被搶於今春馬進忠赴辰沅之時三被搶於餘孽退回普定之際寥寥子遺撫草爲衣採芹爲食饑寒困苦以不得旦夕速死爲快加以賊衆煽惑反側時起自非禮義廉恥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斃耶今欲窮民得所非揭出全副肝腸與之相見必不能挽方隅之人心而消未形之隱患也但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採買徵輸不得不取辦於近地負米運砲不得不借催於窮民

撫字有口惠恤無術計惟有與司道府廳州縣衛所並將領各官潔已推心吊傷問疾必不擾一無辜之民必不派一得已之差必不取一紙米之贖或可稍培元氣仍請

旨通行如有不然卽以白簡從事至於或蠲或賑或暫急目前而稍寬將來出自

皇恩大沛非臣所敢擅議也此窮黎真切情形臣有全黔牧民之責不敢不早請

上裁者三也

竊照貴州萬山崇嶂藏姦之藪也逆賊盤踞多年誨姦之媒也自

圖治務求乂安疏

天戈所指渠魁宵遁其奔潰之餘孽或馬前投誠或望風倒戈經略輔臣給以印票賞以路費使回籍安插亦既謀始慮終矣今王師業已前進所在奔投實繁有徒而賞費難繼經略輔臣會臣確議給以沿途口糧資濟行程不然初投之衆孑然一身豈能枵腹回籍勢必流落半途溷跡苗民之間不農不工不民

不兵饑寒所迫觶望於萬山之中徘徊於舊踞之地
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若再以有司措置不
善保無狼子野心變生意外者耶臣愚以為自今以
後凡有前項奔投與先在地方隱避之徒其有技勇
願入伍者准給戰守兵糧分散經制各營使之入我
絨索願回籍者准各給印票及連名支糧印牌一紙
或一起十數名或一起數十名每名每日給口糧一
升每處撥兵二名遞送前途府衛驗牌照例給米挨
程換兵引送出境咨交湖廣偏沅撫臣查有該省者

卽分發安插他省者仍照例換票給米撥兵逐程送
至該省督撫分插原籍編入保甲山陝者歸山陝河
南者歸河南在彼遂丘首之願在此絕滋蔓之虞蓬
生麻中不扶自直一勞可以永逸矣臣思年年勤兵
措餉甲冑不解無非爲此土地人民耳今黔省全闢
久安長治之策防微杜漸正在於此豈吝些須口糧
而俾慣亂易變之衆畱集於新服未定之地萬有他
虞則所惜者分寸而所費者尋丈矣臣身任地方安
危所係不敢不激切 上請伏祈

睿鑒施行

疏通商賈疏

竊惟天下服食器用爲兵民日用之常貿遷有無乃財貨化居之道黔省一派荒山百物不產魚鹽布帛無不來自外省今地方初闢居民逃竄商賈不行日中之市旣無以粟易械之農隴斷之間安有左右罔利之客以致米珠薪桂每鹽一斤價至二錢每布一疋價至一兩雖篔簹瓢土罐倍價爭買亦不能得戍守之兵一月之餉不足供十日之用初集之民終歲之糶不能周一身之需欲蘇兵民困苦必先使商賈疏

通然商賈不至由於道路梗塞道路梗塞由於苗蠻阻劫欲商賈趨利不懷疑畏非沿途設兵保護必不能使轂擊肩摩熙攘成風也今

王師進取滇南經略輔臣標下提督總兵半隨從於進

取半散防於險隘卽

臣

標新補左右兩營遊擊隨帶

官兵將來振勵軍聲控制土司分鎮剿禦未便議撥

臣

愚以爲貴州通省各衛軍戶考之昔年皆爲防苗

而設出沒與苗爭巧伎倆與苗爭能若使之防護道路疏通商賈益裕如也但衛軍有屯操不一屯軍納

糧當差自應照舊惟操軍原屬閑散查往例多在院司道府各衙門軍牢執事項下役占應盡數清出選其精健者各給烏鎗利器擇高阜險要處所五里一墩設軍五名十里一臺設軍十名若遇苗蠻出劫日則舉烟夜則燃火互相聲援合力撲剿如有疎虞挨汛究罪該管守備千總一體連坐查貴州省城以東至楚界平溪衛計程五百六十里省城以西至滇界民悅所計程五百八十里酌量中間苗蠻出沒要隘應設操軍八百四十名每名每月量支屯米三斗外

給餉銀一兩庶幾資生有賴防禦無疎如恐軍餉告匱未便添設合無照用以應目前之急卽以補日後經制招募之所不足總之以本地之軍防本地之苗守望互相聯絡旣輕車而熟路錢糧不用外加更通商而使國其有濟於殘疆匪淺鮮也

謬抒蠡見六事疏

臣聞治初闢之士者必先定其規模規模旣定而後可次第求治焉今黔疆初定百廢固所當興獨其中有關係地方最急六事臣不敢不及時爲我

皇上陳之如城垣者一方防衛之所關非高堅無以禦外侮今黔省城垣率多倒塌崩卸或權樹木柵以備藩籬或竟可步趨而通道路倉廩者三軍儲備之所係故昔人以積儲天下之大命也今黔省倉廩拆毀殆盡寄料穀於露囤貯米粟於古剝收藏多失其所

營房者兵士藉以棲身也語云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易云安其身而後動今黔省營房槩未修建成守之
兵霜餐露宿瑣尾不堪衙署者諸司藉以出政也蓋
以冊籍有所貯卷牘有所藏今黔省衙署既被焚燬
片瓦尺椽盡歸烏有至於橋梁爲兵民行旅之梯航
今黔省橋梁有被水衝者有被火燒者市廛爲商賈
人烟之湊集今黔省市廛有僅存基地者有遍生蓬
蒿者使臣以城垣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切恐易叛
難服之地狂逞莫測臣憂心及此補葺修砌日夕靡

違使臣以倉厥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切恐野貯露
積之下風兩飄蔽臣憂心及此不敢惜費停工將三
軍之命脉百姓之膏血置諸膜外使臣以營房爲可
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甲冑弓矢爲陰雨敝壞且恐
遠征之兵沾染瘴霧疾病因之以生臣憂心及此有
不敢不結草構庭以爲兵士謀安全者使臣以衙署
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官棲破廟觀瞻不宜又
無論一紙筆而繕寫無地一冊籍而收藏無所且恐
印信條記攜帶於殘簷破壁之內關係匪小臣憂心

及此有不敢不行令有司編竹以爲墻壁剪茅以爲
蓋庇者使臣以橋梁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溪
澗難越飛渡無術卽如鐵索一橋板片被賊燒斷僅
存鐵索五根目今 欽差往來不日 王師凱旋莫
不經由臣憂心及此不敢不急早修整使臣以市塵
爲可緩而不急爲之計無論百貨不來商賈不至卽
如一茶藥蔬醬無不倍價增長地方蕭條無色官兵
有銀無市成何景况臣憂心及此不敢不借貸招徠
以上六事在腹裏省分猶視緩圖在殘疆要地實爲

急務

臣

身任地方之責日夜焦思欲取之官而官貧

庫空欲取之民而民窮財竭欲設法求之屯利而屯
政可行於廣衍平原之區不可行於山多田少之地
欲設法求之鼓鑄而錢法可行於內地率化之宇不
可行於鳥言卉服之鄉展轉憂增於無可如何之中
當事急難緩之時惟可就黔籌黔一策耳臣恭繹

欽頒黔省印信內有貴陽鎮遠普安鎮寧四稅課大
使各條記一顆因訪明季原有四項額稅雖目前商
賈未通將來額稅必復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

奏請
卷二
三
若以順治十六年以後應收之稅課擇其最急者次第修舉雖所收不足所費再當設法料理庶幾以本地之財留本地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至所收稅銀動支工費事竣之日容臣備造逐項細冊一一奏報核銷

請廣示教化疏

竊惟貴州古稱鬼方大路城市外四顧皆苗其貴陽以東苗爲夥而銅苗九股爲悍其次曰獬獠曰八番子曰土人曰峒人曰蠻人曰冉家蠻皆黔東苗屬也自貴陽而西羅羅爲夥而黑羅爲悍其次曰仲家曰宋家曰蔡家曰龍家曰白羅皆黔西苗屬也雖種類不同要皆崇事鬪殺父子兄弟相與羣處不講孝弟忠信絕先王禮義之教尙強凌衆暴之習其來舊矣故馭苗者往往急則用威威激而叛緩則用

恩恩濫而驕稽古舜用于羽漢武封夜郎武侯縱孟
獲非故寬之也皆有深意焉蓋以教化無不可施之
地而風俗無不可移之鄉也卽如苗性至詐而可以
信孚苗性至貪而可以廉感其作梗衝路宜防保甲
之規其讐殺抄劫宜立鵬剿之法又賞罰之條必信
餽送之陋必革凡此皆臣所當悉心力行不敢贅陳
惟是我

皇上初闢大一統之業開億萬年文明之休乘此遐荒
開闢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其大者莫如作養世祿今

後土官應襲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學習禮由儒學起
送承襲其族屬子弟願入學者聽補廩科貢與漢民
一體仕進使明知禮義之爲利則儒教日興而悍俗
漸變矣其次又莫如預制土官夫土舍私相傳接支
系不明爭奪由起爭奪不已釀成變亂今後每遇歲
終令土官各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開報布政
司三年當入 覲則預上其籍於部其起送襲替時
有爭襲奏擾者按籍立辯斯方策旣明而釁端預杜
矣此黔省馭苗根本之圖折衝樽俎之計倘蒙

皇上誕敷文德廣示教化使土屬入學習禮得與幫補
科貢土官按籍襲替不致爭土奪職庶乎風俗丕變
遠邇苗民世沾 王化無疆矣

黔省紳衿困苦疏

臣自初入貴州境界時所過之處村無宿火巷無居
人切訝寇亂之何至此極也間從塘舖籬落之中路
途荒草之下得一二人焉蓬頭跣足形容鰥垢呻吟
哀慘手持野芹而覓火無路身披破衲而迎風欲僵
進而問之則曰某年之鄉紳也某年之廩貢也維時
臣切心痛矣及抵省以來引見鄉士大夫採問殘黎
之利病博訪遺孽之出沒則見環堵而立者盡鶉衣
百結之人扶杖而進者皆鵠面鳩形之老傷哉此方

紳衿也幸生爲天地間明理識字人淪於賊手不得
早沾王化妻孥辱於係累田舍沒於營庄而復派
糧派餉派馬匹派器械懼其逃避也鎖銜之疑有餘
囊也炮烙之縉紳降爲編戶衿佩等於僕隸乞債而
谿壑難填隱痛而慘傷人膚其幸留殘喘以不至於
盡委溝壑者蓋皮骨已耳臣雖勉力薄爲賑助終屬
無濟伏念紳衿者四民之望也百務草創民望爲先
如腹裏年來仕進者有人林下者有人觀光者有人
樂利者有人卽糧差一槩不免而嬉遊於 光天化

日之下何等暢適今貴州紳衿出萬死一生之中翹
首菁莪正民望所攸屬也合無叩懇

皇恩軫念困苦情形遇有應徵糧賦暫免糧差二丁一
石或俟三年後培養漸復仍照各省例全納庶幾

新恩一沛遍爲風聲由近而遠可以次第收拾漢土苗
民之心矣

黔省旱魃爲虐微臣奉職無狀疏

臣聞能積於不匱之倉藏於不竭之府者可禦水旱之憂先患而爲之備旣災而爲之捍可免流離之苦

臣謬以疎庸之才濫膺重寄倉府無資先後乏措蒞事以來勉思圖報無如時與願違蓋自上歲大兵三路開闢餘孽奔潰到處劫掠百姓逃竄穀穗遺棄於田畝稻糧飄敝於風雨所以豐稔之年轉而爲饑饉之歲如此雖關天災實由人事顛錯之所致甫及招撫死於離散者十之二三死於饑寒者十之四五然

臣所恃以無恐者猶有今歲之望耳今自閏三月以來開墾無資已散之衆展轉溝壑初集之民藜藿不飽仰荷

皇上恩沛遐方借給牛種如解倒懸臣躬親巡歷即時

宣布即時借給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遐邇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是以貴陽東西一時栽插較倍上年民歌太平咸謂今年稻穀豆麥比往年大不相同臣竊幸之乃入夏以來自五月初四五日雨後旱魃爲災禾稼漸槁臣率僚屬齋戒步禱幸於五

月二十四五日得沾微雨自此以後四十餘日亢暘異常隨據貴州布政司呈詳爲彙報天降旱災事詳稱順治十六年六月二十日據平越府申稱縣屬荒旱異常事又據黎平府申稱旱魃爲殃事本月二十三日又據銅仁府申稱備陳旱災民不聊生事又據安順府申稱天時不雨萬姓倒懸事又據石阡府申報旱患失望事又據思南府申稱田禾枯槁民愁難堪事本月二十八日又據都勻府申稱旱蝗兼重事又據思州府申稱田禾盡被旱蝗事本月三十日又

據貴陽府申稱亢暘異變事又據鎮遠府申稱奇旱
大蝗事各申報到司除各州縣衛所土司軍民人等
陸續呈報旱荒苦情爰詞盈凡不盡臚列各立案外
該本司左叅政管左布政使事黃中通看得貴州十
府屬栽種之時民食已屬艱難五月終旬漸有採蕨
充饑者詎意兩月不雨田苗如焚四野盡赤以致米
價每斗驟騰八九錢不等地無出產糴無門路百姓
菜色滿面三農哭聲盈途徒步虔禱靡有朝夕但見
已枯之苗可供薪爨未死之禾又飽蝗餐事關地方

危迫情形相應據實詳請伏乞蚤賜題達等因呈詳

到臣該臣

看得貴州荒殘已極雖使雨暘時若猶恐

一年之收不足一年之食今各屬之申報旱災皆謂
在田之禾蚤而未實者旣糝遲而未秀者已焦川涸
山童赤地千里臣率文武將吏哀痛呼籲晝夜憂焚
露頂步禱待罪酷日每見雲將合而風起雨將沛而
覓見湯火遺黎禾生與生禾槁與槁禾死與死人心
惶惑危迫至極嗷嗷蒸人疾首於田畝林林戍卒呼
庚於邊徼臣奉職無狀臣罪無詞因悟禱祀非救患

之術徒憂非謝譴之誠通行府州縣衛督率鄉耆里民凡有田近川澤者務各築堤疏堰日夕補救雖今車溝澗之水導崖下之泉潤焦灌漑然涓滴未足以澤枯而人力終難以勝天間有一二卑下之禾葉茂穗秀又爲螟蝗蠶食臣至此智無所出查水旱雖出天灾而灾由臣致除行布政司查明各屬受灾輕重並調停運買軍需另疏題報外所有旱灾情形合先待罪具題伏乞 上鑒施行

拯救民艱用濟軍需疏

臣自順治十五年九月十七日入境以來隨准經略

輔臣咨臣隨營催辦軍需至十一月初二日抵省到

任後又於二十一日督押擡砲人夫前至普定安莊往返道路滿眼荆榛一望蕭條村落化爲坵墟白骸徧於郊野貴陽以東大路尙有不火之廬殘剩之丁猶可因地設法招徠哺乳至貴陽以西先值 王師未至逆賊盤踞平壩普定一帶劫殺炮燒無所不至及 王師進發聞風奔遁官舍民房咸供烈燄老弱

少壯盡膏原野幸能逃命數罟者藏躲峒內又復厝
火環熏有一峒熏死七八十人有一峒熏死一二百
人者雖有子遺顏色憔悴神魂倉皇衣無尺寸糧無
顆粒牛種器具悉付無何有之鄉矣臣躬親所到剝
手削足之輩骨立氣吁之民呼天哀告長夜號泣閉
目而不敢視掩耳而不忍聞雖吊死問傷捐資賑助
凡可爲延危命於旦夕者無不仰體

皇上愛民如子之心曲加噢咻無如食爲民天農爲民
本民失其本則將來之飛芻輓粟從何而出況貴州

一省山不能耕水不能漁大兵凱旋必問糧於本省
駐兵防守必問糧於本省今百姓牛種旣斷眼見阡
陌徧成汙萊將責成有司借給而官皆新任或萬里
辭家或隻身赴任終窶且貧將勸諭設法開墾而窮
民朝採暮餐救死目前尙恐不贍經略輔臣會臣捐
助購牛二百隻止可酌給附近窮黎如貴陽以西之
平壩普定等衛貴陽以東之平越鎮遠等衛是處呼
籲何以遍及萬一田荒民散兵困強者竄而爲
盜弱者匿而爲姦流離所迫相率爲亂其間隱憂伏

禍殆難盡言幸經略輔臣會稿到臣叩懇

皇恩籲請牛種倘蒙 俞允實兵民再有之天也臣身

任地方中夜悱惻不得不備將兵民艱危圖繪真情
並陳 天聽仰候 上裁者也

援例陳情蠲豁疏

竊惟天下諸省郡俱多平壤惟貴州在萬山之窳其
地險其田薄其山之高有猿猴不度飛鳥不越者其
地之磽有刀不能耕火不能種者自李逆盤踞以來
丈夫從征婦人力役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
至順治十五年兵來賊去千里大路僅博荒郊戰野
老弱採蕨度命士民露宿荒坵臣思我

皇上開闢邊地廣西有三年之蠲徵辰沅有一年之豁
免今貴州一省因軍需萬分緊急協運遠負不及經

略輔臣非不知折骸易子之餘難與勸輸捶膚剝髓
之後豈可再痛無如大兵雲集一日無米則饑饉則
必變萬不得已減半暫徵所謂救焚者不顧燎毛之
傷醫瘡者違恤剜肉之苦然猶家喻戶曉指天畫地
論以兵馬過後我

朝廷必有一番恩澤如各省事例決不至使爾流離斯
言一出懽聲雷動民雖虺羸瘡疾不愛升斗之藏不
恤并日之食負攜樂輸推其一時黽勉急公之心幸
不新恩之旋踵而下也究竟所上納者不過貴陽

一府附近州縣其餘殘破府州縣衛非無田也有田
而未耕糧石從何辦納非無人也有人而久散賦役
責誰供應若不亟請

皇仁將順治十五年暫徵秋糧查其追納不前者分別
荒殘急賜蠲免則旦夕待斃之民翹首舐望必怨
詈臣等前日甘言以罔其下今日復緘默以欺其

上怨詈不已釀成背叛叢山淵藪之地苗蠻反側之鄉
事有難逆覩者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基址薄則棟
宇有傾危之憂水泉涸則魚鱉無生活之理民生休

戚地方安危係焉臣身任巖疆不敢不援例請豁除
行布政司確查應豁糧石數目至日另冊報部外臣
謹會合詞具題

報往大路借給牛種疏

竊惟貴州土司相率歸化餘孽漸次剿撫惟是地瘠
民敝補救無術臣目擊湯火之民糠粃不飽草衣不
蔽雖經會同經略輔臣多方賑貸自知捧土無益崩
山杯水不救車火但爲地方稍延一命卽爲

朝廷多活一民業已先後題報在案計三月至閏三月
以來節據安順都勻石阡銅仁思州等府鎮寧普安
永寧獨山等州新城等所普定平壩安莊安南等衛
沙營募役等土司各報到臣有稱一寨餓死一二十

口有稱一街餓死一二百口有稱子抱父哭以求食
父抱子哭以就殞有稱夫妻不耐饑寒相繼同盡有
稱儒生無計生理掩戶告終有方入門而屍已橫檻
有方出戶而命隨風偃奇慘異變盈案積牘難以殫
陳至於弟珍兄臂叔剝嫂衣襁負升米便蒙殺身之
禍口啜淡粥卽有人瑞之稱又賈生之不能盡哭而
鄭圖之所不能盡繪者臣忝一方領率正憂救饑無
策於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隨准經略輔臣
咨開節據貴州道府州縣衛報稱貴州東西民苗餓
死大爲心憂咨臣親往興隆偏橋適中地方先備運
米布袋設法挑運楚省協米借救饑民如前題叩懇
皇恩借給牛種倘蒙部覆奉

旨俞允咨文到日煩卽酌留楚省轉解餉銀查殘苦地
方分別輕重乘時借給免悞春耕等因到臣隨於閏
三月二十七日准戶部咨爲貴州荒殘年久等事內
開覆准經略輔臣洪具 題請動餉銀二萬兩確查
荒殘地方民苗分別輕重借給以爲春耕牛種俟九
十月收成之後將原借牛種銀兩照數交補兵餉奉

旨依議咨臣欽遵在案該臣看得時當東作旣蒙

俞旨借給牛種若不及時急急措置何異築舍道旁非
惟上負

皇仁將來夏耘秋收兵食民天何所指望隨於湖廣轉
解餉銀內先截留一萬兩除偏僻府屬較大路稍輕
者臣發銀行各守巡道酌量分借外臣於四月初一
日率同貴州按察司僉事兼驛傳鹽法道副使臣黃
惟鍛由貴陽前往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偏橋鎮
遠大路一帶分別殘苦輕重借給完日又回貴陽再

截留後解餉銀一萬兩仍留貴陽前赴威清平壩普

定安莊關嶺普安等處挨程酌發臣必身到眼到口

到務使絕望之民欣然播種無牛之家相率舉犁至
吊死恤傷移粟救民凡可爲地方計者敢不殫心竭

力以盡厥職臣雖栖栖道路幸省城有經略輔臣調

到前標總兵南一魁全鎮兵馬暨先駐貴陽經標左
右兩營留防官兵與臣標右營官兵同司道府縣諸

臣可資防守所有全省饑困情形臣親歷借給牛種
由省起行日期理合具疏報聞

邊方官役窮苦堪憐疏

竊照官以俸薪養廉役以工食代耕從來定制也今日黔省新設各官跋涉從征已非出疆載質之初瑣尾逆旅復有金盡裘敝之差及至隻身到任居無衙舍出無跟從米珠薪桂魂銷饕餮東催西辦力疲晝夜欲取之紙贖毋論臣已痛革卽詞訟未見幾人欲取之羨耗毋論奉有明禁卽正供尙難追呼捨此二者必不能於百里無烟之處別生覬覦加以創闢之際招徠有費勸耕有費修理倒塌城垣有費補葺

要緊倉廩有費募民入城安頓房屋有費甘心束手
未免上司之責譴勉力撐持難作無米之巧炊種種
羞澁實是狼狽始而具文控訴繼而繳印辭卸臣覽
之酸楚執筆停批亦處於無可如何之地至於一二
窮役繕寫聽差牽馬執蓋亦非凍餒所能勝任當其
藏躲在家採芹乞蕨父母妻子相依爲命及其到官
四顧蕭然衣服不蔽口腹不充妻子倚門而望父母
扶杖而泣而奄奄七尺復待命於羅雀之庭將謂居
城邑者可免門差而城邑素無居民在公門者可不

家食而公門又無生涯若云借差需索官法未加先
已喪命於苗蠻之手矣官役相對愀然一堂成何治
理臣昔備員湖南耳日漸熟於凋殘之地且官有額
俸役有工食猶有簞簋不飾逃徙避役者今黔中初
定百務蝟集非官無以分治非役無以奔走而使之
窮蹙於民上饑餓於堂下視名教爲畏途望衙門如
陷阱又安冀其盡瘁民瘼展布如意夙夜在公勤劬
守法也哉伏念

朝廷官司詔祿工役計食厚薄等級要皆使之裕其温

飽而後可風以廉能代其耕耘而後可責以馳驅臣
撫茲全黔日擊官苦役逃最真最確當此軍興告急
宜爲

朝廷節財省費但地方窮苦已極官役炊爨難待不得
不冒昧陳情仰乞

皇上軫念遐荒 勅部從長酌議或照先日廣西初闢
事例暫撥外省協濟或將順治十六年本省應徵秋
糧通融酌量動支統候 睿裁定奪

再報兵民饑困情形疏

竊惟貴州先當大兵初闢糧食不繼經略輔臣聚痛
定思痛之民與之言徵言買其時人心初出水火望
我仁義之師甚於饑渴莫不家括升斗懇懇接濟今
倉儲一空徵買兩窮節據府州縣衛日報軍民餓死
臣前疏爲全省饑困前往大路一帶借給牛種已於
順治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題報在案及臣行次清平
興隆偏橋等衛饑餓之衆乞蕨根採草籽削竹花剝
樹皮手不能舉口不能言有手執蕨根而身墜山坡

有口食竹花而昏迷倒地及詢一二田老皆曰週圍數百里田少山多豐稔之年產穀有限稍值歲荒珍如顆粒當此青黃不接栽插既無牛種又無食米眼見春夏餓死秋冬必無噍類臣思此時之民性命已在旦夕卽借以牛種豈能枵腹而犁偃莘而播及到一處傳集一處之士庶軍苗宣布

皇恩皆曰仰荷

朝廷如天鴻慈借給銀兩買牛糴種奈無食米終難栽插恐春耕仍廢臣搔首踟躕計惟有楚省協米凡可

以遠赴鎮遠挑負者不得不權宜量借急救目前栽插令其秋成補還但貴州遠在天末必俟請

旨後行則東作未舉秋成失望將來民生兵食兩悞臣

罪必不能辭故雖爲百姓市難饜之欲微臣冒馮婦之嫌亦不遑恤今臣於四月十六日回至省城米價

日益騰貴如貴陽大路西南一帶每米一斗價至七八錢不等處處告苦容臣親歷查勘酌給牛種之日

併行設法救濟至於雲南雖距貴州稍遠而採訪所及米價更騰其流離載道之民更過於貴州其目前

耕種之田更不及貴州臣是以因黔而慮滇益不禁
瞿然以憂嗒然若失耳查黔省各府駐防官兵歲需
食米六萬餘石當此地荒民亡山窮野空三軍嗷嗷
急難等待若不及時於深山土司寫遠地方設法動
餉採買併謀運楚米與夫移兵就糧萬一糧斷兵饑
關係封疆不小臣一面督同司道等官料理外所有
黔省軍民饑困情形合再疏報 聞

運買軍需用濟危急疏

竊照全滇旱災臣已另疏報 聞因思今日之旱關

係不小民餓於野官窮於署兵呼於伍三事見告勢
且岌岌而輕重緩急尤所難言古有移粟救民者黔
地環居深山不通江河非若中州內地舳舻相望輪
蹄相接古有移民就粟者黔民餓孱奄奄待斃卽肉
糜在前陳殷在後匍匐往將食之尚恐立仆粟不能
移民不能移鵠形鳩影日甚一日安有八九兩之家
可易石米以度朝夕事勢至此旣散之衆何以復集

既撫之民何以盡養如是而臣之計窮至於官役俸薪工食原未開支臣於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題為邊荒官役貧苦等事一疏部覆於十六年秋糧內量行支給奉

旨俞允欽遵在案百官方為待哺今旱災疊告秋糧未敢預定然一官之嗷嗷於署猶可言也此輩有採買軍需之責有喂養驛馬之役有應酬過往之繁有撫綏苗民之任似非一手一足所能必有一二吏書七八皂快此一二書吏七八皂快一身在官內廢農業

外無生理不得不仰官而食孑然窮寒之官自救不贍而日費斗米養此數役豈能常繼事勢至此廉能者必喪心於愁餒奔走者必生計於逃徙如是而臣之計又窮然窮於民窮於官與役猶可言也惟是黔方初定萬山有饑寒之衆營壘無飽騰之卒雖使望蠶生財剪頗為將未必無事今本省駐防官兵需糧難緩將來過往官兵需糧更不可緩征旅呼庚似非僅如原野餓莩之民北門終窶之官也臣痛心疾首議預徵則剗肉激變議撤兵則潢池竊發惟有採買

一計轉運一著而採買不外稍收之家轉運不過楚協之糧目今思南府每米一倉斗價至一兩安順府每米一市斗價至八錢貴陽府每米一市斗價至七錢五分較制斛倉斗止多五升其餘各屬俱報每斗米價在一兩上下採買艱難固如此若夫轉運道路長遠山嶺險峻計鎮遠至貴陽七站每站名雖六十里其實有平路八九十里每夫一名負米三斗往回二日必支食米二升由鎮遠迤運以至貴陽每米三斗共費食米一斗四斗此外不敢再給僱價惟每夫

動銀二分買草鞋一雙轉運繁費又如此今買價未有定例運費又未題明臣處此時地離

天往返萬有餘里又不敢將頃刻難待之兵食不急早圖維也除一面通行司道府縣上緊料理其採買隨時價值運糧運過脚費容臣會同經略輔臣年終奏銷外臣謹會同經略輔臣洪合詞具題

貴州驛站差繁疏

竊惟王師三路開服雲南凡傳會軍機與露布

飛報暨催趲軍需押解餉項無不從貴州經由經略
輔臣先因軍需告急將順治十五年分應徵本折銀
兩一槩權徵米穀是本省十五年分已無驛站銀兩
可問今至順治十六年臣正清理本省田畝人丁擇
查驛遞夫馬要緊錢糧不意自三月至閏三月以來
各府州縣衛饑民絕食餓莩載道臣已另疏報聞
見准部咨奉

旨借給牛種是本省十六年分應徵驛站銀兩雖極力
勸輸亦難迫求於逃亡待斃之子遺也本省驛遞錢
糧既難遞徵清查隣省協濟必需時日先該經略輔
臣爲貴州驛站全無錢糧等事一疏臣近接邸報蒙
兵部題覆貴州銀兩無徵至馬價等項俱歸戶部
無憑撥補應請 勅戶部查議是部覆尙無可撥之
銀兩也臣於四月初一日前往貴陽東北一帶大路
確查饑民殘苦分別借給牛種行次龍里衛接准偏
沅撫臣袁鄭字會稿爲黔界未經起站楚馬斃於遠

奔等事內稱貴州之站不設惟沅州爲獨苦計自沅
州至鎮遠三百二十里已越三站今又越至偏橋以
上甚至竟越平越以上請 勅貴州撫臣嚴行該驛
傳道自楚之接界平溪清浪鎮遠之間卽不能一時
三驛並設應先起一驛接替辰沅之馬此偏沅撫臣
從營馬倒損楚馬遠奔起見但貴州應設驛遞不止
平溪清浪鎮遠三站近日差使絡繹不絕由貴陽以
至沅州一路則有十二站之苦由貴陽以至遵義一
路又有五站之苦由貴陽以至雲南一路更有十八

奏請 卷二
站之苦臣不敢因驛遞錢糧無出坐悞軍機凡遇要緊差遣無不設法應付所以臣騎自備馬一百五十餘匹除騎傷倒斃外又復措借銀兩陸續買備馬一百二十餘匹先當經略輔臣未赴雲南遇有差遣應付馬十分之六臣應付馬十分之四自輔臣去後南至滇省凡起解餉項零星差遣皆臣長馬騎至雲南其緊急多差或中途鎮將有馬更換亦有馬不足騎不能全換將臣馬長騎者至於東之偏橋鎮遠等處亦復如是而沿途鎮將以接替苦累猶有稱營馬倒

損日空猶有稱自備馬倒斃二三十匹四五十匹不等者環門訴苦涕泣疊詳臣正焦思無策通行確查另疏報聞如偏沅撫臣會稿謂由楚至黔則沅州馬匹越平溪清浪以至鎮遠甚至有竟越平越者亦猶夫由黔至楚則鎮遠馬匹越晃水沅州以至沅州甚至有竟越辰州者抑越站又有說焉總由一時差多馬少勢不得不將原騎馬匹奏數前往黔楚之苦異地皆然而黔省更當民饑糧匱之時水不通舟陸不通車兵糈不繼民食告艱而又外無協濟馬價內

無餘站銀兩營馬日漸罕廐臣馬日漸難繼驛遞錢糧驟難克濟撥解兵餉不敢擅動臣至此力窮計竭迫切危急不得不叩懇

皇恩俯念邊遠偏隅驛遞差馬朝難待夕倘蒙俞允暫動協解兵餉俾得及時買馬卽時設驛則營馬可甦庶時艱可救而軍機無悞矣

綠旗官兵營馬缺損疏

竊照雲貴先當初闢綠旗戰馬踰山涉水深入不毛勒啣而飲坐甲而牧其勞憊於出師之日固無論矣甫及入境羽檄交馳偵探調遣晝不停蹄夜不解鞍其勞憊于初闢之日又無論矣時平事定人馬方歇大路一帶凡奉傳會軍機緊急差遣每用不下四五十騎六七十騎維時驛遞未設暫以營馬應付卽後驛遞雖設遇有多差仍借營馬補奏陟嶺盤山之中追風逐電自非神駒保能無恙况又有護送餉損絡

釋不絕之差乎其在偏僻駐防者地無肥草市無豆料水多瘴毒氣多炎蒸夕啣尾而入旦迎風而僵卽有醫藥無從措手兩年之內各營兵將呼籲控告者月無虛日際此邊疆多事顧鞍正殷所恃以壯愾氣而張撻伐者惟馬是賴若不及時請補一旦有急雖披堅無所施其力命中無所呈其巧更苗蠻布處窺我廐藏豺豕生心現我中乾並非所以戒不虞也而購補之費止有棚樁一項查雲貴現駐綠旗官兵除新設經制馬匹俟管制成日另疏題請外其

見今實在營制馬匹缺少今宜亟亟補額者伏乞

皇上勅部酌議或行楚粵兩省督撫查出征調赴滇黔各鎮將十五十六兩年棚樁銀兩有無存留並經略各鎮標有無銷算如有餘存聽楚粵督撫移臣轉行各鎮將選差的當官并具領前去陝西購買俟買到之日呈明毛片齒色價值造冊報部核銷但棚樁買補不多仍懇

皇恩俯鑒邊疆重地勅部先撥馬四千匹行臣責令各鎮將差官赴部具領到日分發各營庶馬三步七

之額制不虛而巖疆戰守有所倚賴矣

請禁解象疏

順治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臣

具有彙進象隻一疏

計象四隻象奴九名婦女三口小子二名給有勘合
沿途應用夫馬料草口糧鹽菜并差員押解撥兵護
送外

臣

伏見象者狎狎之獸其在賊營曾經習戰自

應羅置

禁苑至於邊外所貢非得自曠野之逸獲

則出自圈牢之豢養冥頑蠢鷲僅能擺鼻搖尾乞食
而已收之未見爲益縱之未必有害如前象內有元
江土舍那崙所貢一隻車里土官乃木禱所貢一隻

或以爲遠人貢獻宜播道路以見玉帛萬國之意而
臣竊有請焉貢象之使賞犒有費宴飲有費無論矣
交割之後必須廣募象奴休養數月方能進解每日
一象芻稻之費當戰馬十日之糧象奴優游坐食兼
有家口每月廩餼當戍營數兵之餉邊地草料物力
價倍尋常非取之窮民則徵諸採買以無用之物而
耗蠹萬難之軍需所當禁絕者一及其起行護送員
役例動驛馬象奴騎象之外尚多剩丁家口亦必量
給馬驢曠日遲久間有象病醫藥之費聽其濫觴或

逢大水津渡必假之數日搭造浮橋方可前進以無
用之物而疲數十州之官民所當禁絕者二自起行
以至京師數月半載沿途支過草料口糧醫藥食
鹽之類日積月累所過州縣執印牌以向計部開銷
者儘堪會計以無用之物而靡南北之正項所當禁
絕者三又其甚者象奴飼象好惡喜怒惟其所使雖
出門之時臣再四嚴論又責令解官約束但係召募
之人日與猛獸同羣其性必異萬一飲食不遂假象
以咆哮欺侮官長凌虐小民地方之人有隱痛而不

能上達者以無用之物而多意外之防所當禁絕者
四況攫然一獸皮不足以繕甲胄肉不足以登俎豆
我

皇上軫念時艱當必有惻然動於中者臣請自今以後
如係賊營有象或得之投獻或得之陣獲或得之逸
收仍如前例解進外其有外國如車里元江貢獻之
類槩示屏却傳之異域播之中外皆以我

皇上盛德所愛者人民所惜者五穀非惟地方無供應
起解之苦而內帑亦有銖積寸累之效矣

